

桐城刘一明著金盖闵一得参证

前编

大清乾隆壬寅中秋之夜，月朗星稀。悟元默坐栖云峰顶，神入恍惚杳冥之乡，形归虚无寂寥之境。

[参证：即境通玄，门开山见，从而深入，何等活泼！个中“正子”、“活子”跃如照如矣！学者莫作叙事文看过。]

众弟子侍侧，候至中宵，一弟子启而问曰：“师不动摇，无声无臭，其悟道乎？其坐忘乎？”三问而三不答。

[参证：非叙事，乃假点此刻玄用耳！师是师，不作悟元子会，当作众弟子侍侧会，则得此则师字义矣！]

其旨，脑在不动摇，无声无臭，故能由悟入忘。而中宵之一乃启而问，问有着落。

子字非虚文。子动而口现于门下矣！故必三问而三不答，答在其中矣！是明明一幅阳动寂采，无上玄况图象也。

二千五百人曰师。师无动摇，师无声臭，有一以视之。一者谁？子中之悟元子。

要知一子之启，启自门内者也。厥口有三：曰天、曰地、曰人。三而一则得，一而三则失，故此三问三不答。答字大有玄义。不归于一，则答失所归，乌乎可？吾故曰：“三问而三不答，答在其中。”学者审之。]

弟子复请曰：“师不发一言，毋乃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污，不足与语乎？”悟元熟视良久，从容而告曰：“此非尔所知也。”

[参证：此则，是假问答从明妙义；以后亦然者，毋庸言外探讨。此则玄义，盖示门下当自静省，故熟视良久而仍告以“非尔所知”云。]

弟子问曰：“敢问其故？”悟元曰：“吾将以天地为逆旅，以日月为过客，以万物为游丝，以世事为梦幻，以人情为寇仇，以富贵为浮云，以形骸为桎梏，以四大为枯木，以六根为孔窍，以身心为灰土，何动何摇？何声何臭？”

[参证：是仅答其所以能无动无摇，所以致无声臭焉耳！其实即是学启“玄关”初步功法。悟元子极欲点破，无如世众正在沉溺，急切棒喝，无从下手。故姑以放下身心入门，而逗有借假修真妙用，乃在于以六根为孔窍也。盖言看达一切，心志斯一。我于斯时，即从六贼孔窍，透入希夷神域耳！无如学者不悟何？是乃举世通病，法惟导之使由而已。]

弟子曰：“如师所言，一无所有乎？”悟元曰：“安得无有？”弟子曰

：“所有者何？”悟元曰：“惟知有道耳！”弟子曰：“然则道无为乎？”悟元曰：“安得无为？道有体有用，有进有退，有逆有顺，有急有缓，有止有足，有始有终，有先有后，有交袂，有层次，有变化，有等等大作大用，安得无为？”弟子曰：“弟子入道多年，阅尽丹经，参访多人，毫无一知。望师慈悲，稍开茅塞。”悟元曰：“道为天地所秘，鬼神所忌，非可立谈。若非斋戒，不得妄听。”

弟子拜退（而斋戒）：一、四大不着而身斋。二、诸虑具息而意斋。三、回光反照而眼斋。四、声音不入而耳斋。五、香臭不到而鼻斋。六、是非不动而舌斋。六斋已毕，复进而请曰：“弟子斋矣！敢问其道。”悟元曰：“未也，尚有一斋未完，如何敢问？”弟子曰：“六斋之外还有何斋？祈师指明。”悟元曰：“尚有心境一斋；此一境，其秽污更甚六根。六根为外贼，有时而来，有时而去。心境为内贼，此境有识神居之，为万劫轮回之种子、此境不斋，六斋无益。”

[参证：莫谓六斋无益，第此六斋皆属有心。斋至于心，出诸自然，亦得谓之克斋矣！此六斋也，一一出诸自然，则可名心斋也矣！]

弟子大惊而退。于是扫净万缘，离种种边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片刻之间，如冻冰解散，毫无滓质。复诚敬跪前，位而问曰：“蒙师慈悲，已斋无斋，无斋可斋；斋之不斋，不斋而斋；不斋谁斋，谁斋其斋；不斋是斋；知斋非斋，斋无可斋；若欲真斋，斋不见斋；斋既无斋，何用强斋？”悟元子曰：“尔知斋矣！尔已斋矣！可与问道，可与闻道。”

[参证：功到此际，道体全现，一点即悟，若令从此体认，而仍有无不立，人法双忘，造至无所无边，自入无量化域，身机心机，自与造化合一。更令散斋七七，不失此况。待到时至，随机应点，自己身证自然，而六通具足，何先天之或昧，而胎有不结不圆乎？如是开导，大可顿超无上知德。

借仅允以知斋已斋，可以问道闻道，不为当下点破，又不为加鞭策进，或即座前面试，相机棒喝，自必一了百当，乃竟坐失此机，惜哉！

盖此种高弟，能自勉，能精进，其去生知，仅隔一线耳！余惜未之遇。余若遇之，必乘机踏入，是乘其锐，巧以接引，必奏奇功者也。纵或有阻，而“玄关”一窍，必自大开而常开；采取、结养、脱化等等，乃可随问随点；总以无住无所，觉而勿着为用焉耳！悟元先生岂不识此？盖亦设此问答，以明至道。然未必有此高弟得遇焉！有则未必如此失机者也。]

问曰：“何为道？”答曰：“道者，先天生物之祖气；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持之不得，包罗天地，生育万物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；在儒则名曰：太极，在道则名曰：金丹，在释则名曰：圆觉；本无名字，强名曰：道；拟之则

非，议之则失；无形无象，不色不空，不有有无；若着色空有无之象，则非道矣！”

[参证：按：所答，道之本体。和盘托出则此金丹大道，学者知所从事矣！其旨：脑在一无着，觉而勿着，便是矣！]

问曰：“道既无形无象，是浑然一气，何以《易》曰：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？”答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是就道之用言；无形无象，是就道之体言。太极未分之时，道包阴阳。太极既分以后，阴阳生道。若无阴阳，道气不见。惟阴阳迭运其中，道气长存，历万动而不坏。在先天则为道，在后天则为阴阳。道者，阴阳之根本。阴阳者，道之发挥。所谓太极分阴阳，阴阳合而成太极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”

问曰：“太极分阴阳，是即两个阴阳矣！何以古人又言两重天地、四个阴阳乎？”答曰：“两重天地，先天后天也。四个阴阳、先天后天阴阳也。先天阴阳以气言，后天阴阳以质言。先天阴阳，太极中所含之阴阳；后天阴阳，太极中生出之阴阳。金丹大道，取其气而不取其质，于后天返先天，故曰：“先天大道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后天，阴阳各有分界，何以又云：后天中返先天乎？”答曰：“先天一破，生出后天阴阳；而后天阴阳一动一静，其中又生先天。至人于此后天中，采取所生一点先天之气，逆而运之，返本還元，复全太极之体，故曰：还丹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分先天后天矣！何以又有内阴阳、外阴阳之说乎？”答曰：“内阴阳，即后天之阴阳，生于形体。外阴阳，即先天之阴阳，出于虚空。形体阴阳，顺行之阴阳，天地所生者也。虚空阴阳，逆运之阴阳，生乎天地者也。所谓内外者，以用言耳！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有内外，五行亦有内外否？”答曰：“五行从阴阳中出，阴阳有内外，五行安得无内外？如十天干、十二地支五行皆二。以天干而论：丙为阳火，丁为阴火；甲为阳木，乙为阴木；庚为阳金，辛为阴金；壬为阳水，癸为阴水；戊为阳土，己为阴土。以地支而论：亥水为阳，子水为阴；寅木为阳，卯木为阴；巳火为阳，午火为阴；申金为阳，酉金为阴；辰、戌二土为阳，丑、未二土为阴。阳为外，属先天；阴为内，属后天。此先后天之所分，内外药之所别也。”

问曰：“内药了性，外药了命，乃是修持性命各有时节矣！《易》曰：‘先天而天勿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’。则是逆施顺运，两不相关矣！何以《入药镜》云：‘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，常似醉’也？”答曰：“祖师慈悲，分明说了，尔自不悟。夫内药了性，即‘后天而奉天时’；外药了命，即

‘先天而天勿违，者。用逆道，先发制人，所以夺造化而结丹。奉时者，用顺道，天然火候，所以融五行而脱丹。前后两段功夫，故曰：性命双修；内外一齐修持，故曰：逆顺并用。’

问曰：“性属阴，命属阳，是太极所分之阴阳乎？”答曰：“此有分别。性有气质之性，有天赋之性。命有分定之命，有道气之命。气质之性，分定之命，后天有形之性命。天赋之性，道气之命，先天无形之性命。修后天性命者，顺造化。修先天性命者，逆其造化。大修行人，借后天而返先天，修先天而化后天，混而为一，性命凝结，是谓丹成。性命者，阴阳之体；阴阳者，性命之用；但有真假之分，先后之别，惟在辨的详细，认的分明耳！”

问曰：“性命必赖阴阳而后凝结，则是有阴不可无阳，有阳不可无阴，何以又有‘群阴剥尽丹成熟’之说？到底用阴乎？不用阴乎？”答曰：“所用者，真阴真阳；不用者，假阴假阳；真阴真阳为先天，假阴假阳为后天；先天成道，后天败道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为真阴真阳？何为假阴假阳？”答曰：“阳中之阴为真阴，阴中之阳为真阳，此所甩之阴阳，古经所谓‘阴阳得类’者是也。亢阳无阴为假阳，孤阴无阳为假阴，此不用之阴阳，古经所谓‘孤阴寡阳，者是也。’

[参证：惜此节所泄“类”字，未为透顶泄出。盖此精义，先圣所秘，故仅引《丹经》曾泄者欤！然此义泄不彻透，后之学者，仍在荆棘中也。

余故于《阴符经玄解正义》中述示焉！无如唱和绝少知音。噫！《丹经》所谓‘同类易施功，非种难为巧。’此两句诀法备矣！’

味此“类”字，知在先天中讨同类。大地生人，龙虎无量，其中合星命潮者，亦自有无量数可接可取，第以见不见为可否焉！此道惟吾北宗得之。其谓种者，义更精矣！不知彻用种义，适合水火空煮之讥。见此批者，幸勿草草看过。

然此采法，岂仅不宽衣不解带哉！鄞鄂宽广，百里之内，不面不期：如磁吸铁，而迤若同座也。惟“玄关窍”开者，行乃不妄，亦不幻也。]

问曰：“阴阳交感，天地自然之道，何以有孤寡？”答曰：“吾亦曾言矣！阴阳交感，即是真阴阳：不交，即是假阴阳；其真假，在‘交’与‘不交’，上分别耳！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有交感之道，则道出自然，何待修持？”答曰：“后天阴阳，有时而交，有时而不交。圣人先天学问，顺中逆运，使长交而不散，所以人能胜天而不为阴阳所拘。”

[参证：谨按：是答，当循马丹阳《还原秘旨》功法，不入歧途，谓须深耕以置种，浸灌无亏，所以待也。已而，人机齐应，是为天人合发，乃可假幻

以钩玄。个中翻板，鬼神莫之测。不假混沌片时，得不圆成，不置身心局外，必有‘飞走’等虞。

钟祖处之泰如。吕祖得而三失。诀惟‘清和’两字，以济以调，乃得四季长春，人定胜天也。其即所谓先天学问欤？

盖以节节事事而先于天，乃得时至不落于后，切勿胡思杂测，致入歧途。而悟元子述既及此，不为和盘托出。余恐后学仍在荆棘中求生计，故为述而补之。]

问曰：“阴阳之交在内乎？在外乎？”答曰：“然。后天阴阳在内。先天阴阳在外；在内出于自然，在外出于作为。”

[参证：若论后天之交，全在逆施，而答曰“自然”；先天之交，全在无为，而答曰“有作”。是犹贴两色身之内外言欤？抑贴两幻法身气感之内外言欤？

从贴两幻论：阳幻藏有先天阴，阴幻藏有先天阳。若从先天，则当逆施，故曰：有作；若从后天，则入顺行，故曰：自然。如是之答，谓之泛答，似非悟元子之本旨。应从幻法气感而言，方有精义。

盖按丹法：不形有象者，曰后曰内；无声无臭者，曰先曰外。当其两幻相值，神凝气结，出之自然；郁而外透，达于虚际，亦出自然；已而，太极应感，沛然元注，充乎两幻，个中玄况，笔难罄述。

吕祖三还三失，正此时至焉！必须步步合作，乃得泰定。是乃悟元子所述有作之宗旨，学者慎勿泛泛体之。]

问曰：“在外阴阳，必关乎我身，或谓在天地，或谓在彼家，是否？”答曰：“愚人不明在外之义，或吐纳天地云霞等气，或采取妇女红铅梅子浊血，弃正入邪，做孽百端。殊不知外者包罗天地，不属于我之谓。有生之初，原是我家之物，因先天一破，假者用事，真者退位，日远日蹶，与我无涉所以为外。这个秘密，不遇真师，难以认识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所辟，是也。然以秘密之物，端从同类中求之，曰内曰外，乃从现前而言，其实是一物，何有阴阳内外哉！

行从先天立脚，天、地、日、月、云、霞、红铅、梅子等等，质皆是假，气皆是气，气岂类外气哉！

古哲缕示。皆有妙用，第非初学所能，更非执着者可行。惟能步步不离先天，从头寻讨先天之先。玄关八达，触着撞着，无不先夫，如一亮纱大罗罗帐，物物珍珍，洞明洞见。只须具得千手千眼，随意检收。向所失物，全在此中。

然不得遇真师，嘱开玄窍于前，具此千手千眼法身于后，从何识得？悟元

子秘之不泄。余故述以补之。]

问曰：“先天之物与我疏远，则必一身纯阴，不得执此身而修。何以《易》有‘不远复之以修身’之说？”答曰：“大道不离此身，亦不执此身。在外求之，非我同类，便是入于邪道；在我求之，一己纯阴，便是着于后天是特有法在，能使无者而复有，去者而复来，所以谓‘还无返本’。

[参证：此鉴云云，已详前批；前批云云，正是此答特有之法。学者可详味之，诚行无不验也。究此特有之法，还自斋公一诀入手。此诀习透，然后循行马祖所授口诀，加一恒字也。]

问曰：“既不在身内，又不在身外，先天之物果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在玄关一窍。夫所谓玄关者，乃四大不着之处，非有非无，非色非空，非内非外；又曰：玄牝门、生杀舍、阴阳窍、生死关、混沌穴、龙虎坛、龟蛇窍、恍惚乡、杳冥地、出纳户、戊己门，等等异名，总谓‘玄关窍’。在身非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非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非三百六十骨节，非八万四千毛孔。

古来仙人不肯分明说破，所以诸多旁门，妄猜私议，皆于一身色象中求之，大错大错。

吾今与你指出：要知此窍，在于六很不着之地，五行不到之处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窍；杳兮冥兮，其内有门，自开自阖；呼之则应，敲之则灵；明明朗朗，现现成成；迷之则在千里，悟之近在当前。噫！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非下数十年穷理功夫，不能见此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此答，先生于此一步，乃自穷理而得，似在彀中，却未真得者。余即于所示见焉！先生之失，失在看书与穷理耳！有识功从虚寂入手者，自知余言不谬也。

此节大病，在于‘呼’、‘敲’两句，与后归功穷理得见焉！夫此一步惟从虚寂两字入手。功到极处，一切玄况概须觉而勿着，古哲所谓“无思无虑。”

忽然透入玄况，若归故土，绝勿为异。置此，有无、动静、实虚、空色等等，见若勿见，觉若勿觉，厥开关否，不之究。若稍住滞，便落窍外幻妄，不可不戒。人能寂守此诀，一念不生，忽如梦觉；浩浩兮无涯，冥冥兮莫测，古哲谓“神真入窍之初境”。已而，机忽自混，古哲谓为“神造混穆”，忽复觉彻种种，而中寂如故，古哲谓为。“玄窍自具之活元运”。按此机运，乃正戊未至夫活子之初之玄况也。学者此时，必若身凌万切峰顶，眼界无际，高深如之，古哲名为“窍中正子之玄况”。已而，生杀互应，变化无端，应按繁庶；我仍寂视，念不稍动，古哲谓为“窍中之活午”。

斯时，法惟加行退摄，摄返先天，不令阴盛阳衰，致于中和。而亦寓有沐浴功法，是为真人、真感、真应焉！盖此玄窍直与造化一鼻呼吸，虚不极，静不笃，万无开入之理，古哲谓此个中，“总而有天地五行，阴阳三才，生灭于此。”大修行人无不于此筑基者。天、水、地、人。神、鬼，六种仙眷，皆于此出。而王母《女修正途十则》中备言之。其得之由，在于机感、机应云。]

问曰：“玄关一窍，既不在身，又不在外，而曰：阴阳窍，本身岂无阴阳乎？”答曰：“人秉天地、阴阳、五行之气而成形，形中以含阴阳五行之气。阴之灵为魄，阳之灵为魂。魂魄在身，如室之有人。

玄关者，即魂魄出入之门户。但此门户无形无象，在虚空中开阖，而魂魄亦在虚空中出入。因其在虚空中，所以不在身内，亦不在身外，即此身之一动一静，亦在虚空中。故尔自静思：此身如何能行？如何能立？如何能坐，如何能卧？如何能言？如何能默？如何能屈？如何能伸，诸如此类、皆从玄关中出。

这个消息果在何处，若能知的，则是阴阳之门户，可能保全性命矣！”

[参证：按：此玄窍诚：非拟议可得。盖以窍非凡窍、直是先天后天界限之外。然以《丹经》体云，”念头动处是玄牝，则此玄窍究当于脊前宫后，虚寂以俟，功到自然，无不得现也。

此说闻自驻世神仙黄、李二真人，常获神验者，不敢自私，谨补以述。]

问曰：“阴阳既在身中，则性命之修在己，非可假借于他人者。何以古人又云：‘莫以此身云是道，须认他家不死方’乎？”答曰：“此就后天言耳！人自有生之初，性命一家，阴阳一气；渐生渐长，年至二八，阳气已足，一阴潜生，于是乾与坤交：乾虚而成离，坤实而成坎；离中藏性，坎中藏命。

坎陷其真，犹虎奔而寓于西。命不属我之所有，纯阴之物耳！若执此身而修，不过修此后天之精气耳！焉能到得纯阳完成之体？故必须他家不死之方，即坎中所陷之一点阳精。因其坎陷，非我所有，故谓‘他家’，非身外一切他家之说。若着身外，便是毁谤圣道，当人拔舌地狱。缘督子曰：‘一点阳精，秘在形山，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’者，此也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此答，尚是地仙家固元初步功诀。然若玄关不开，事亦无济也。先师太虚翁曰：“缘督子以通儒而得真传，惜有所秘。然曰：‘不在心肾，而在玄关一窍’、盖已不泄而泄之矣！第不透泄，适足误人。”，先师之论如此。

今按：悟元先生此答，无亦受误于陈说也欤，陈说盖有为而说者。勘破陈说，惟吾南宗泥丸陈祖也。陈祖慨之，故谓“紫阳张祖，运心不善。”夫以紫阳张祖之圣，尚被误于陈说，又何怪乎缘督赵真哉！

余阅其书，载有无遮佛会，又曰：“不得真传，安知采取？”则此采取真诀，赵真亦必闻之，第如悟元先生，乃畏玄谴，故其所泄只止此。然曰：“不在心肾，而在玄关一窍。”亦已暗示功诀。

盖以后学真破元亏，惟宜深耕置种、乃能假幻钩玄。不识深耕置种，无由返本還元也。欲事深耕，功从三观始；三观功熟，乃能置种。种者何？同类也。知识同类，又谳采取，胎尚赖结赖圆，岂仅元固已哉！

然不为之指示终始，未有不仍事邪说者也。闻之太虚翁，翁谓：“邪说之行，病在功不破关，类不识类，破关直指，无过置此身心于先天之先，行到自在在地位，不劳功力，玄关自开，自见自入，第当知忌着相着想，又忌当面错过。

盖功造初见，既见之时，若一动念，玄关立隐。个中玄况，立必随念而变，致莫中止之虞。诀惟置我神志于不识不知之地，行到万虑不生，一灵亦泯，是造混穆极境，是已深入玄窍中地位矣！

忽而一念顿动，寂而视之，觉有如吸应呼，不击自鸣，乃是一阳初动之候，须加寂如一诀，又忌木住一弊。

诀惟阖动透入，是正玄关洞启之候。倘犯木住，古哲名为僵立内外。学造此候，旋必如春如夏，境得日暖风和，花明柳暗。我若真替真聋，六门紧闭，一窍不开，是为错过。

若因驰骋颠倒，昧我本来，是为逐物，亦足自误。诀惟廓放真元，与境元合，而内存涵志，一意内虚且寂，已觉个中得有无上湛润。外境庶繁，听之而已，是为功造正午万路齐开之玄况。诀惟从事退阴，然亦不过意存志敛，其元必自若云归洞，第见霞绕空谷。倏忽由和返肃，是造申酉玄况矣！

寂视久之，况现冬象，则乾卦初爻。学者至此，未可住手。诀惟神收下极，功造遍体充和，悠然住手，是为从事玄关初步功法。

如是行满百日，再商进步。而于置种等诀，有力者预谋元种，无力者寂隐市朝。至上，莫如净结无遮佛会，谋成隐成结成，自各有无上大用。”

如上云云，只了得深耕一着也，古哲名为性学命学之始基。是乃悟元先生秘未泄之大道，余恐后学误入歧途，毕生莫救，故为补述于此。然是历古圣真山盟海誓，三更时候口授之诀，未尝形之笔者，学者见之，毋作等闲看过。其要全在深耕一着：深耕功浅，得收无多；深耕功熟，得收盈仓，此是至理，幸勿自误。“所谓置种者，乃构生龙活虎于丹室，用以感致真元：男则致夫坤元，女则致夫乾元；两元气感交于虚际，必有所生。吾用我媒，引至个中结成夫妇，是为神仙延年而已。

惟能廓我鄞鄂，内感三元，假中真火，剥阴留阳；日行月炼，打成一片

，等时作用；得感坤母，应敕人元真一，降配我中，真真合德，自得真火如然；炼生黍珠，以志引落中黄极中，如珠盘旋，霞云覆护，存若女孕，乃为结胎。法惟虚寂以存之，既惟日温时养而已。如是体养，功到是一非一，是二非二，乃为致成天仙功诀。”

我师大虚翁之玄论如此。此即悟元先生所谓到得“纯阳完成之体”之真真功用也。若遵先生所示，尚属幻幻气感交生之元，未得即谓纯阳完成之体。火候功法，亦未尽泄。余故述而补之。]

问曰：“性命属于坎离，心是离，肾是坎乎？”答曰：“此后天幻身之坎离，非先天法身之坎离。法身坎离，以离去其阳为离，以坎陷其真为坎。离去其阳，则所有者必阴。坎陷其真，则所藏者必阳。离为日魂，乃丽明之象，然外雄内雌，魂中有魄也。坎为月魂，乃晦暗之象，然外黑内白，魄中有魂也。中阴中阳，具乾坤中正之体，为真阴真阳，乃性命之根。丹道采此二气，合而成真，超凡人圣，是岂后天有形之坎离可比乎？”

问曰：“坎离即是真阴真阳，取坎填离；所取者何阳？所填者又是何阴？”答曰：“此就后天中返先天而言，所填之阴，即我家之阴，后天之物为假。阴乃离内七般殊砂，身中涕吐精津气血液也。七般灵物，时刻难留。坎中之阳，即他家之物，先天之真阳。取此坎中之阳，以填我离内之假阴，如猫捕鼠，是以先天化后天，以真阳制假阴耳！不得以假阴认真阴。假阴天地所生者，真阴生乎天地者，何得相混？”

问曰：“真阴阳假阴阳之实迹，可得闻乎？”答曰：“真阴阳，如世间媒的所合之夫妻。假阴阳，如世间私通苟合之男女。私通苟合，一朝事败，性命有伤，非徒无益，而又有害。媒的所合，光明正大，生子生孙，谁得而拆？谁得而败？盖以真者成事，假者败事，故至人不用假而取真也。”

问曰：“和合阴阳以黄婆为媒媳。黄婆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中土也。《易》曰：‘黄中通理。’盖中土所以和阴阳，合四象，攒五行。修行若无此土，阴阳何以和？四象何以合？五行何以攒？特以土为阴阳、四象、五行之信。故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各有土王十八日者，取其信也。”

问曰：“土有真、假、先天、后天之分乎？”答曰：“如何无有？譬之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各有土王十八日。此土乃无形之土，属于先天，土之气也。大地之土，乃有形之土，属于后天，土之质也。气为真，质为假。不特土之真假如是，即四象、五行亦然。”

问曰：“假土既不用，何以大地假土生物乎？”答曰：“真者，借假以施功，假者，借真而生形。无假不现真，无真不现假。假即在真之中，真即在假之中。大道后天中返先天，亦是此意也。”

问曰：“坎离若还无戊己，虽含四象不成丹。此戊己二土即真假之别名乎？”答曰：“此戊己即吾所谓先天之土，而非言后天也。盖先天有戊己，后天亦有戊己。

以先天而论，离中有己，坎中有戊。戊乃静中之动土属阳，己乃动中之静土属阴。所谓镇位中宫者，即静土。所谓招摄先天者，即动土。具此二土，以合坎离，则水火相济而结丹，逆道也。

以后天而论，离之一阴为假阴，乃不正之阴，明于外而暗于内，为不静之己土。坎之一阳为假阳，乃不正之阳，正气闭而邪气彰，为妄动之戊土。

具此二土，伤人性命，则水火不济而败道。有此分别，何得一概而论？”

问曰：“先天戊己，同用乎？分用乎？”答曰：“以还丹而论，以内之己土而招外之戊土，以己求人而采药。以大丹而论，以外之戊土而就内之己土，以情归性而结胎，此分用也。

采药之时，内之己土不倡，则外之戊土不和；外之戊土不动，则内之己土不应；内外同济而药自虚无中生出。结胎之时，内之己土不迎，则外之戊土难就；外之戊土不动，则内之己土难施；动静如一而胎从自然处结就，此同用也。”

问曰：“还丹大丹之理如何分别？”答曰：“还丹者，还其原本，后天中返先天也。大丹者，修其原本，无象中生实象也。盖人自阳极生阴之后，日复一日，阴剥其阳，先天之气消化，分数大缺。还者，以法追摄，渐采渐收，复其本来原有之数，如物已失而复得，已去而复还，此还丹也。然本数虽足，若不经火锻炼，不能以无形生有形，以无质生有质。故必于还丹之后，重安炉，复立鼎；以铅投汞，以汞养铅；用天然真火锻炼成真，变为金刚不坏之物；与天地并久，与日月争光，方能全得一个原本。否则，还丹已就而不修大丹，虽有原本，必不坚固，终有得而复失之时。”

〔参证：按：还丹未后一着，即混俗之妙用。丹道必经之要着其中旨契，各有趋向，未可一概而论也。然皆名为重安炉，复立鼎。曰鼎曰炉，喻言耳！

悟元子示，乃汉唐以来成法，尚未追溯太上心宗，故有重安复立等说。是或踪循裴航故事，或循薛祖隐妙，皆是踵循要道，全其妙行者也。

惟吾太上心宗，不外先天立脚；还丹在此，大丹大在此，是为不二法门；至精至微，至玄至奥，然又极中极庸，极浅极近者。体商事之，个中浩渺如大海，要妙如河沙。

学者只须修具千手千眼，炼筑无边无际大法藏，藏有吸金大宝石，我则于中检而袭之。此一宝石生自无极，无形无象，无声无臭。先哲不得而名之，第

以无质生质，而又似石非石，强名曰：宝石。夫岂磁石乎哉！人之真一实似之。

至夫千手千眼，与夫无际无边大法藏，还从克己一功中炼出者。先师太虚翁玄论如此，究其功法，不外万缘放下，一意留坤，开启功用，如是如是，不敢自私，谨以补述悟元先生所未示云。】

问曰：“还丹、大丹，即内药、外药乎？”答曰：“有数说。以丹道终始而论，则延命之术为外药，了性之道为内药；非外药不能脱幻身，非内药不能脱法身；外药所以结胎，内药所以脱胎。以还丹而论，坎为外药，离为内药。以大丹而论，真铅为外药，真汞为内药。古人之言，各有所指，不得泥文执象。”

问曰：“真铅在坎，真汞在离，还丹已结，铅汞相投矣！何以大丹又有铅汞？岂非四个铅汞乎？”答曰：“还丹，坎中之铅，离中之汞，是后天中所藏先天之铅汞。将此铅汞返出，是谓还丹，又曰：金丹，又曰：真种，又曰：真铅。”

点一己之阴汞，如磁石吸铁。此汞即离内七般殊砂。汞得铅气，霎时而干。后用已死之真汞中天然真火，温养十月，抽添运用，铅气片片飞浮而去，只留得一味灵砂。纯阳无阴，法身成矣！”

问曰：“金丹乃铅汞相结而成。既云以汞制铅，又曰温养十月，铅飞汞干，岂不前后矛盾乎？”答曰：“这个天机，古今来不知迷杀了多少学人，千人万人，谁能知的？夫灵砂者，先天至阳之物。因阳极生阴，先天入于后天，真中有假；若不得他家真铅以制之，则此灵砂，终非我有。盖真铅内藏先天真一之气，以此铅气点我灵汞，则汞自不走。此汞已死，若不将铅气抽尽，灵砂不结。”

何则，铅虽先天之气，然自后天中出，外阴而内阳，带有阴气在焉！将此阴气抽尽，方能刚健中正，露出一颗黍米宝珠，内外光明，通天彻地，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。

《悟真》云：‘用铅不得用凡铅，用了真铅也弃捐。此是用铅真妙诀，用铅不用是诚言。’于此，可知用铅之说矣！”

〔参证：用铅如此，用汞可知矣！铅汞其然，四象、五行，天、地、人、物，不其然乎？是即用气不用质之义。此则更进一步，乃是用先不用后之大道焉！此之谓能知返还之妙义，学者当体行之。〕

《经》曰：“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炼虚合道，炼道出自然。”返还之次序如此。返还至此，则可生死自主矣！功不至此亦必遇魔而退，退至听天，岂不借哉！究其功用，端自尽己始。未有己不尽而能尽性致命也。我

师大虚翁遗训如此。]

问曰：“还丹大丹有分别，火候亦有分别乎？”答曰：“有分别。还丹火候在活子时，大丹火候在正子时。活子时者，不刻时中分子午。正子时有者，一时辰内管丹成。

刻中子午者，刻刻有阴生阳长之机，遇子而进阳，遇午而退阴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‘一日内，十二时，意所到，皆可为。’言意度其阴阳消息而为之，正此不刻时中采药之活子时也。”

一时丹成者，此一时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；难得而易失，生死所系，性命所关。至人于此一时，奋大用，发大机；天地之数夺尽，万物之数夺尽；驱龙就虎，以虎驾龙；入于黄房，结为至宝。此乃一时结丹调合之正子时也。”

问曰：“活子时、正子时之来，如何得知？”答曰：“不知如何作用？以活子时而论，先天真阳为后天所蔽，不能自发。即有时而发，为人欲所混，亦必旋有旋失。何以故？认假不认真耳！至人于此先天一发之际，用法追摄，渐采渐收，积药已足，温之养之，气足神全。

正子时到，大药发生。用片刻功夫，采而服之，与我真汞相合，复全混沌之气，此合大造化也。服丹之后，混沌七日，死而复生，换过后天卦交，露出先天根苗，从有为而入于无为矣！”

[参证：按：此一段开示，乃从秦汉以后功法人手，故有等等说张。其法繁难，见效不易，而得成者，千万众一人而已。其病，不从先天之先立脚耳！

体其功法，重在有作有用。先天之气，万无或遇也。则其所谓混沌，直是阳陷于阴，故须七日，阳始得透。然有问得通灵化，世人何知，从而崇奉？然于大道无一或合者。吾宗戒之，虽德薄不敢附和云。

我师太虚翁亦尝论及此，谓此一段功法，孤修双修，均须外侣维持。孤修者，入定而已，嘱备上品引磬，耳边击之，俟韵垂绝，复又击之。定浅者，一击即醒。定深者，或三、或五、或七、无不醒也。若或移动其躯，得醒者，十无二三。既醒，必发奇症。双修亦然。如是不醒，须嘱外侣移神注定，或竟与定口鼻紧对，自能致醒。苟或迷昧，双修则双死，单修则单死。

先师曰：“余昔游洞庭，路过草庵。庵为静师卓锡之所，静师常开无遮佛会，亦有年矣！是日，余未入门，一老姬自内出，情张皇。俄有一童追呼妈妈，情甚欢喜。抠问疏，曰：‘庆姑醒矣！’姬随返。余窃异之，乃从人。

未及问，庆姑已下阶，见余大喜曰：‘果是，果是。’乃引入室。庆曰：‘东座某某，西座某某，北座左某，右即弟子，弟子神出，见师凝立庵侧，遂醒。疑是梦，不其果是。’因述合堂念佛入座，乃有此变。

余闻，静审合堂无死机；乃取引磬按序击之，东西皆苏，惟庆左座，七击不醒；乃令庆坐定右，并嘱聚精汇神，注向定躯，刻许亦醒。群皆伏地叩曰：‘某等正入雾乡，莫辨东西。忽得蒲牢风送，心志稍定，乃觉。’座左一僧，桐庐庆姑姑表兄，年十六，庵主静师弟子。僧曰：‘某被迷雾迷睛，误入冰窖，身僵不得动。钟声嗡嗡，雾迷更甚，忽得暖气，触透身心，心乃活。闻师唤我，始如梦觉。’

余告曰：‘是为入定。今而后，倘复若此，慎勿移眠床榻，仍以磬招，无不醒者。同定先醒，慎勿下座，必俟俱醒，乃可下也。此番合堂入定，千古奇缘，惜才混沌，未造清空，能到春和，再见星月，碧水千寻，芙蓉夹岸，复入混沌而醒，其去道不远矣！今惜静师亦入彀，庵无主者。余敢从经不从权乎？然已上干卿云覆护，佛天必有恩荫者。此余凝立庵侧之由，庆姑勉诸。’”

先师之则，樵云先生采载《金盖日记》，此可为修真者鉴，故补述于此。
]

问曰：“金丹之道，一得永得，如何有死而复生之险？”答曰：“正子时乃接命之一时。当真铅投汞，铅汞相融，百脉皆息，万虑具寂，人于混沌之窍，一不小心，大丹即漏。盖以此时为要紧之关口，接命在此，伤命亦在此，所以古人云：‘混沌七日死复生，全凭侣伴调水火’也。”

问曰：“结丹消息在自己，侣伴如何能调水火？”答曰：“此非外之侣伴水火，是内之侣伴水火，乃同心合意之人，能调阴阳以助我力。所谓‘先因我主他宾客，次乃我宾他主人。彼我会而性情合，人已通而铅汞结。’

一水一火，在炉鼎之中，自烹自煎。一龙一虎，在造化窟里，相吞相啖。神凝气聚，婴儿有象。若非侣伴之功，安能到此？但此侣伴，最不易得。噫！凡俗欲求天上宝，寻时须用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悭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。”

[参证：按：答所示，乃贴虎龙请交之内侣，故曰：“同心合意之人。”然非泥水，尚属气神德合作用。而所得乃是一粒复一粒之天宝。宝而非宝，不二圣姑所述止啼之物，是黄叶，非真金也。悟元先生想未亲历，故以古哲得致虚空感降天宝视之，乃有婴儿成象一语。后学须细体会。

若果侣属置种之侣，不宽衣，不解带，一龙一虎，均以清净气神，会透虚空，即于虚空净境，相吞相啖。我于其下，但廓鄞鄂，空虚以俟，得有种龙种虎神交生物，自必下投吾谷。我但加倍寂虚，自与吾汞溶合。惟戒内起杂念，必无他变。功竣之后，觉吾此中顿倍安泰焉！

倘沐天缘，竟于种交之际，感降上天圣父圣母，精交虚际，必有天宝，如月如日，合璧虚悬。我于其时，鄞鄂旷廓，兼吾真阴，积如玄圃，渊深无际，则可以意上迎，自得天宝，如针投芥，亦无他变。

倘我此中鄞鄂未具，真阴无多，只可窃叨遗荫，身如背曝日中而已。若或不量，妄意上迎，必有火炎昆岗，玉石俱焚之变。虽有知音侣伴，同成灰烬也矣！

古哲所谓天宝，乃是此宝。所谓世财，乃是鄞鄂与真阴也。盖此天宝，烈过火球，已无真阴以配。我身相随之，色身立成灰烬者，此无救法也。若如先生所得之宝，虽属生龙活虎交生之物，致而来归，亦须自问。倘吾性学未彻，命学未备，亦有非常之险，乃须知音侣伴，默相调护，可致安泰。

盖当宝归北海，大忌南焰火炎，此火即是欲火。实以其时，必有非常逸趣。我非童真，即或童真，知识早开，必有所闻，世风如是，真已非真，一旦身得逸趣，难免溜堕情海，此为至险，不可不预防严。先生亦曾计及，故前有一不小心之戒。学者值此，急须摄此身心于无何有之乡，且须定情于脊前心后，是之谓循良背，然犹有复然之虞。此须知音外护，从中谨醒，三人咸共遵行，亦以击磬为号、

古哲遗有则律，律载：法提涌泉黑煞，升会海底命玄，逆自海北极处，从后升腾，经背达脑，汇聚虚际，往前下注，自觉火降，由面下膺，必有巽风内鼓。旋见大地玄黄，已复天清地宁，乃可寂守玄窍，行夫乾卦初爻，四六呼吸而止，是之谓助调。

盖即于侣伴身中，行其内运，升而外注我身者，又必假用法磬，所以致四成一耳！至若世所妄构，此种圣侣，贵为帝王，富有天下，而德若四配，功若伊周，不有宿因，杳不一遇也。至人悯之，乃有深耕置种，假幻钩玄之妙用。非好异也，以此圣侣纯是天缘，否则得道难矣！古哲得遇，有几人哉：

悟元先生泄而未备，备而未详，故为补述焉！]

问曰：“修行人首戒慳吝财物。既曰：‘要世间财。’又曰：‘慳吝神仙不肯’。多到底用财不用财乎？”答曰：“用而不用。夫财者，人之所爱。以财为用，易取人之欢心，易买天之真宝，而天人无不在其术中矣！倘无财而欲得真宝，是强取强求。不但天不我从，而人亦不我顺。便是少行慳吝，神仙怎得而来？此世财之所以必用也。

然财易足败人德行，伤人性命。一惜其财，则我为财所愚，无不听其财之使用。故必德先财后，以德为本，以财为末，此世财之所以不用也。然此世财，有世间之盖财，有世间之凡财，不可不辨。”问曰：“财足取人欢心，财足买天真宝，此说不近于闺丹炉火事乎？”答曰：“人乃坤方之人，非世间之女子。宝乃天上之宝，非世间之金石。坤方之人乃不死之人，即世财所招之神仙也。天上之玉，乃中有一宝之物，即世间所寻之真宝也。倘以女子金石猜之，便是毁谤圣道，初世为人之辈。”

问曰：“所用世财之说，其即法财乎？”答曰：“财是财，法是法，是两件，非一事，乃法财两用之说。

法者，修持锻炼之作用。财者，诚心祈求之礼物。有法无财，则悬虚不实，而他家之真宝不露。有财无法，则火候有差，而我家之器皿不当。法也，财也，两者缺一不可，故曰：法财，乃法中有财，财中有法，非世间金银钱财之说也。”

问曰：“财既非金银之财，何以抱朴子闻道二十年，家无积聚，不得力之？上阳子谓：‘贫者患无财，有财患无侣。’，张三丰谓：‘金花朵朵鲜，无钱难修炼。’此又何意？”答曰：“此中机秘，非师罔知，不得冒猜。

夫修真之道有二：一系上德，以道全形之事；一系下德，以术延命之事。上德者，纯阳未破，以道全形，不用财而行无为之功，即可了性。性了，而命亦了矣！下德者，先天已失，如贫者无财，必借他家之财，以术延命，而行有力之道，方能了命。命了，而性始可修矣！

抱朴子闻道二十年，是闻得以道全形之事。家无积聚，不得为者，是无法财之积，不得以术延命，非以无金银之财而不得为。果系必用金银之财，抱朴子系贵宦之家，何以无积聚？

又如马丹阳以半州之富，何以弃家人铁查穷居？刘海蟾何以弃相位而游江湖？罗状元何以弃富贵而受贫澹？古圣先贤比比皆然，岂有弃自己现在之银钱，而又寻他人难遇之物乎？可知别有道理，非世间凡财也。”

[参证：财如是，人可知矣！以半州之富，卿相之位，何求不得？至如秦皇、汉武，五千四十八之鼎，九千九万又何难有？《阿房宫赋》不云乎“粉白黛绿，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。”此可悟矣！

欲修斯道，玄关不开，真元不复，而鄞鄂日倾，流珠四散，无一而可。要知玄关一窍，外包三才，内充四大，本无内外，无处无所，乃是一气，何有通闭？待为外物自堵自塞。能置身心于先天之先，三才与我，本是一物。个中真元，原无得失，所失种种，犹如内库珍藏，移于外库。我但靖我内库，物物件件，取归如寄。

所谓上德、下德，均据现在而言。人知自悟，但自靖我内库，步步不离还返。行我炼精返气、炼气返神，炼神返虚，炼虚返道；造至道返自然，则我内库已成无上法藏，三世三才，返成一颗黍珠，有何上德下德可分也哉？那有了性了命之别乎？是乃太上心宗还返之诀。悟元先生未之泄。余故述而补之。

原夫先生所谓世，世即吾身也；所谓财，财即吾身之财，所谓精气神者是。其所谓善，善即先天；其所谓凡，凡即后天；先天成道，后天败道，故不可不辨。先生泄而不悉，盖惧玄谴耳！

然余以为大道之晦，究缘先哲运心不普。世谓紫阳张祖，三传匪人，三遭天谴。余谓三谴之由，由于寓隐，致使淫邪引为证盟，则所垂书，大足误世。翠虚陈祖见及此，故有不普之讥。琼琚先生张祖象赞，亦有微辞，是盖讥其寓隐。诚以天地乐人奉道者，著书寿世以渡有缘，是犹天授，翠虚有言曰：“我将渡尽世人。”又曰：“天其不天乎？若然，泄泻道奥，又何忌哉？”爰为补述于此。]

曰：“既非世财，则外护之说，亦是荒唐。何以杏林付道于道光，嘱之曰：‘汝急往通邑大都，依巨富大力者为之。’”答曰：“世财有真假，外护岂无内外乎？内之外护，乃是金公，所以成法身。外之外护，即世之外护，所以保幻身。此身未离凡世，犹有灾患。外护，乃护持我性命，助我道成者。

通邑大都，修世间法也。盖以此道，易起人谤。通邑大都，混俗和光，所以使人不识，而得以潜修密炼。慧能隐于四会猎人之中。道光复俗，以了大事，均是此意。”

[参证：薛祖之隐通邑大都、而依巨富有力者，石祖使之，又曰：“为之者，盖已以《太上心传》密授也。盖通都大邑，乃是大丹材库。巨富而有力家，所蓄更精而近。祖于其中廓其鄞鄂，洞其玄关，朝迎夕迎，不惟法身日固，天宝必自惠来。

假名混俗，乃是一时之权宜。其究以服改装，岂以时尚崇道而然哉？内既事玄，自应道服，所谓“行尧之言，服尧之服”焉耳！谓其避谤，尚是俗情，似非祖意；谓与六祖同辙是也，然其情势，似非一辙。

六祖禅学，已造无住无所，不必定隐人海。且值同衣嫉妒，依猎起居，足为幻护。且其三更授受，乃是无遮，依猎起居，足以护法。法乃法身，幻乃幻体。假幻钩玄，亦是大事。有此两义，隐故乃尔。

薛祖之隐人海，只为迎得才一而然，此外无须如此。我师鸡足真仙曾言之，故述补以备并参云。]

问曰：“修道乃光明正大之事，何以易起人谤？”答曰：“此道也，异于世道者。世道以名利恩爱为重，修道以名利恩爱为轻；世道以聪明伶俐为真，修道认聪明伶俐为假。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，二者相反。所以神仙之道，世人之所不乐为；不以为愚，必以为邪。大修行人外圆内方，混俗和光，正为此耳！”

问曰：“修道者，原欲绝俗离尘，万缘俱寂。今混俗和光，得不染于尘俗乎？”答曰：“空寂无为，乃得丹以后之事。若未得丹，而即无为，则造化何由夺？生死何由了？混俗和光，正为夺造化，了生死耳！虽曰在俗，而实脱俗；虽曰在尘，而实出尘。到得大丹凝结以后，不待空寂而自空寂，方可绝俗脱

尘。不应世事，行九年面壁之功，以期超脱也。”

[参证：谨按：此答末句，先生于太上心宗，尚未彻底洞悉也。否则即于上答中，洞泄所以和光，所以混俗，则此修真奥妙，得寻得入。举世学人，自不仍混陈法，致不必从面壁，岂非大般若船乎？

无如先生泄不洞悉何？盖虽遗有深耕置种大法，无如力不能行，势不可办。如吾薛祖者，元既破，真既失，法惟权隐于通都大邑，洞开玄窍，放光引至世散元一，收修鄞鄂；再依巨富有力之家，虔行格至上天天宝，结我圣婴，了此大事。如是以后，单亦不孤而双非徒双，何愁温养乳哺，脱化粉碎等等后事乎哉？

此诀不泄，大道不明。纵或胎结胎脱，不行九年面壁，万难粉碎薇空者，以其所结之丹，真中有假耳！其病在求速效，而未得其真信无无之一。《唱道真言》谓为遗此苦功于这婴儿做了，堂堂大路不走，偏在羊肠鸟道中做生活。做得功成，仍是凡夫身分，多此九年教养，而终不如圣婴一辈。

太上心宗，大丹道法，进一步淘洗一步。所谓淘洗者，步步命学，返至自然。究其功效，乃以弥纶玄况，炼成存似黍珠，古哲功法本如是也。譬田一亩，米只石许，而干有十挑，加去壳糠，又有石许。学者要知剔拣稍粗，田米何可作食？情势盖如是也。

是以古哲于此一道，必自炼心入手，乃能步步返元，造至虚无可虚，寂无可寂，先天乃现。如是虚寂，造至自然，玄关乃开。关开，始能左右逢源，天宝始从此得。如是圆结，故能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无须加行面壁也矣！]

问曰：“九年面壁之功，行必九年静坐乎？”答曰：“非也。所谓九年者，即九还之义。面壁者，不是坐定，特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，而期无一毫滓质之物，如壁立万仞于前，一无所见，万法归空之义。乃静养婴儿胎化一着，非旁门静坐止念，面壁存神，以九年为九转也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此行功于还结圆养之后，似属稳当，不知极费大功，而不中废者，古有几人哉！不如太上心宗，彻性即以彻命为尤妙。诀中至诀：彻一凝一，积少成多，乃合丹书“一粒复一粒”之义。

先师太虚翁曰：“譬如深耕布种，以至收获拢舂，崇易钱银，未为精妙。必须以白易黄，以黄易珠，袭藏内库，如是变易，外库一空，斯无海盗之祸，是乃以粗易精之妙用。”是即自有返无，由假返真之至诀。日日如此，月月岁如此，乃正合日计月计之义。无如鲜克知遵，积不知化，以致精粗并贮，藏不胜藏；外而海盗，内而红腐；钱化青蚨，银化雀蛤；是皆不识返还先天妙义耳！

古之至人，步步还虚，造至自然，乃合良贾之深藏；行止得自便，犹以百

万资财，易至握不成握，故能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；欲脱立脱，欲化立化；是已造夫虚空粉碎地位，何劳面壁九年哉？】

问曰：“婴儿，即婴儿姤女之婴儿乎？”答曰：“此有分别。婴儿姤女之婴儿，乃坎中之阳，后天中所藏先天之气。圣胎之婴儿，是先天之气，自虚无中来与真汞配合而成象者，所谓阳神者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阳神、阴神，功用之异，可得闻乎？”答曰：“阴神乃后天之识神，《阴符经》所谓‘神而神’者是也。阳神乃先天之元神，《阴符经》谓‘不神而神’者是也。神而神，顺其生死；生则存，死则去，为万劫轮回之孽根。不神而神，逆其造化，从薇空中结就，生死不碍，超然独坐，乃生仙成佛之真种。

大修行人，修其先天，化其后天，消尽历劫轮回孽根，露出先天金刚不坏之神；与天地同久，与日月争光。若夫中下二乘，不知先天，只在一己下功夫，静守识神，稍开狂慧，自为得道。岂知四大归空之后，阴灵无依，只得别寻房屋安身，所谓‘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’也。”

[参证：谨按：佛乘原不以识神为心神，后代禅学不明佛旨，乃以昭昭灵灵为心，认识为真，夫岂达摩即心即佛之旨哉！

《唱道真言》专以炼心为主者，盖以心即是道，而心为识神占居，故须加功炼死其识，识死，道心乃见。识心是轮回种子，道心乃金刚不坏之神。寂体《金刚》、《圆觉》、《华严》、《楞严》，何尝以识为真哉！

炼心失旨，是乃释氏后学。岂知释氏后学，并非炼心，乃是顺识而守识，故堕入妄，是犯《楞严》纯情则堕。堕入顺识，大非《唱道真言》所说之炼心。心而曰炼者，乃死其识，心乃活焉！心无识占，心亦何待炼而后明哉！学者须具只眼看书，则头头合旨矣！悟元子所示中下二乘之学，是顺识守识之学，非灭识死识之学。细体味之，言下本自分明。学者读而不辨，则必误谓《唱道真言》不足循行矣！

余故识此数言，预为后学棒喝云。盖以顺识守识，乃中下二乘，灭识死识，为无上上乘。同一心学，乃有圣魔之别，学者省之。】

问曰：“元神、识神来之因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元神，乃二五之精，生于混沌鸿蒙之中；非色非空，无形无象，乃天地阴阳之气凝聚而成者。即人受生之始，父母精血交合产冥之中，有一点造化氤氲之气，入乎胎胞；始而无形生形，无象生象，五官百骸，四肢五脏，不期然而然。父母亦莫知其所以然。胎中即具先天灵气，元神已藏于其中，此元神来之因也。

识神者，即后天：阴神，历万劫而不坏，在轮回而不息。当婴儿出胞时，方入其窍，与元神相合，混而为一，此识神来之因也。”

问曰：“识神既与元神相合，修识神即是修元神。何以又说修识神为一己之阴乎？”答曰：“此有说也。当人生之初，识神原与元神相合。及至二八，纯阳之体一破，分而为二：先天气散，后天气发，识神用事，元神遁藏，久而纯是识神当权，元神灭迹。其不死能生者谁乎？若执一己而修，不过修此识神，纵能极往知来，奈何屋坏移居，终落空亡耳！”

问曰：“先天一散，后天用事。知其先天在于何处，而乃可复乎？”答曰：“先天虽为后天所蔽，而先天犹未尽混于后天。古仙云：‘一毫阳气，不尽不死。’就于一毫不死之处下手，从无守有，何难返本還元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后天为有形有象之物，何以云无？先天为无形无象之物，何以云有？”答曰：“后天有形有象，乃阴浊之物，有其假而无其真，所以云无。先天无形无象，乃纯粹之精，有其真无其假，所以云有。丹道取坎填离，即以有而填无也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无形无象，如何能取坎填离乎？”答曰：“气虽无形，而其理实具，特患人不知耳！果其知之，以实形虚，以有形无。天地里黄芽生长，遍满乾坤；金花开绽，以法追摄，渐采渐炼。只等水净金生，因其时而复之，何难之有？”

[参证：学者不从真假上考问，乃从取义上更问，故于真假，发挥未透。

盖取坎填离，原即是返本还元之真义，学者不知推问，乃以取字上着脚，便又在用上讨消息。若知从坎离上究有无，以证真假，则有大门得入，大路可走。厥体不究而究用法，故以后俱在用上推寻矣！遂致先天面目，依旧不明。先天面目不明，玄关一窍从何勘入？玄关不开，个中大交大媾断难承当。元从何处返？真从何处还乎？水净金生，固有时候；真假根源，尚自茫然；真假面目从何认识哉？今古丹法难明，病在舍本究末耳！

我道《道藏》载有《先天道德经》，全部皆明道体者，无人知取究参。斯经文义渊深，幸有息斋李先生为之注解，余拟从而体注之，几人知体味焉！得而伏揣，后先了然，真假得辨。余拟取作分金炉用之。借余学浅才疏，而年又垂迈，驻世神仙，无缘重遇。真师沈太虚存时，惜书未之遇。有疑莫问，有难莫辨，渴欲即注，以体以参，窃有未敢云。]

问曰：“丹道有火候，有功运，何以云不难？”答曰：“不难者，一时之得药。所难者，”火候之细微。故《悟真》云：‘纵识朱砂与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。’果火候不差，功夫细微，亦不难也。”

[参证：火候细微，到时有玄况。能识中和义，毫发自不差。苟昧先天立脚一诀，往往当面错过。大道根源不明，药生不知，纵识火候，徒事功运而已

。余窍有心慨，故语及此。]

问曰：“既云一时得药，则火候功夫无用，何以又言细微？”答曰：“所谓一时者，乃得药之效。所谓火候者，乃修持之功。还丹最易，炼己最难。圣人攒年至月，攒月至日，攒日至时；于此一时之中，运动神功，采药归壶，结三百日之胎于霎时中，最为易事。然炼己不勤，火候不谨，则铅至而汞失迎，坎来而离不受。彼到而我不待，必当面错过，得而复失。”

[参证：“要知炼己即是炼心功法，无过《唱道真言》。《唱道真言》所以得为丹经指南针者，以有此炼己精义耳！熟揣是书，参以参悟，天仙之道备矣！”先师太虚翁遗训如此。]

问曰：“如何知彼来而我待？”答曰：“不知如何能待？太上云：‘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’此物非凡物，乃药物；此精非浊精，乃真精；此真非凡真，乃天真；此信非常信，乃实信；此信一来，虎啸风生，龙吟云起。大修行人于此，驱龙就虎，以虎会龙，收于黄庭土釜，结而成丹。这个天机，悟之者，近在咫尺；迷之者，远隔千里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此恍惚杳冥，风生云起，皆为个中之玄况。然而玄关不开，玄况不现；炼己功亏，窍开不之觉。苟不置我身心于先天之先，己亦不知炼也。

欲置身心于先天之先，先自六斋始。六斋竣，再事斋心。于此斋心之际，功造自然。无动静，无方所，乃造乎自然玄况真境。而立关开，如亮纱幔虚空，孔孔常开，寂仍如昔，纱幔亦化。眼前已即个中，绝无出入，何有内外？

功造此际，乃有种种玄况，叠现无隐。我只以不有有，不无无，但自省内，内亦如外。而惟凝虚凝寂，是即所谓玄用之用，万无错失于其间者。”先师太虚翁玄论如此，足以为答补，爰故录之。]

问曰：“黄庭土釜，即是中宫黄庭穴乎？”答曰：“此乃攒簇五行，和合四象，无形无象之真土，而非身内有形有象之黄庭可比。特丹道所言，黄庭不落于有无，不逐于方所。

以采药而论，则谓黄婆；以炼药而论，则谓土釜；以结胎而论，则谓黄庭。黄婆者，调合阴阳者也。土釜者，烹炼铅汞者也。黄庭者，静养谷神者也。若以后天黄庭穴为真，如何和阴阳，炼铅汞，养谷神乎？陆子野云：‘真土无位，真意无形。’即黄庭土釜之谓欤？”

问曰：“其土既无位，真意既无形，凝结圣胎亦无位乎？”答曰：“无位是就采药之时言之。若结胎之时，则阴阳相合，土在其中。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混然一气。丹元有象，虽无位，而实有位；但有位，非一切着空执相之位

；仍是无形，不过有动静之分耳！”

问曰：“土本静，而今云动，得毋涉于假乎？”答曰：“此非寻常动静之土，乃先天真土之动静。动者属阳，为外黄婆；静者属阴，为内黄婆。外黄婆，所以通两家之和好；内黄婆，所以传一时之过送，故有位而静。

动者，所以采药。静者，所以炼药。不动而先天之气，如何招摄得来？不静而先天之气，如何凝结成胎？此内外之别，动静之分也。”

问曰：“土之用，有内外。四象之用，亦有内外否？”答曰：“四象加土，即五行。外五行，所以采先天而了命。内五行，所以成后天而了性。内外俱了，性命双修之道也。”

问曰：“性属内，命属外，然则一身无命乎？”答曰：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。气以成形，而理亦具。气即命，理即性。气不离理，理不离气：即性不离命，命不离性，焉得有性无命？”

问曰：“人身既有命，则修一身，即全其命，何必再求他家？”答曰：“命属先天，性属后天。人自先天之气失散，于命有亏。若执一己而修，则所修者空性；若执一身而修，则所修者浊物。纵能保得现在之气而不失，焉能摄得已失之气而复还？必用他家不死之方者，所以招摄其已失之气数耳！”

问曰：“先天气，无形无象，既失则无矣！如何能招摄得来？”答曰：“祖师口传心授之秘，正在于此，万劫一传之道亦在于此。夫物从何失，还从何来。先天之气因一阴来媾而失，今仍于一阴来媾处招摄。故物现在，不待他求，顺手可得。《易》曰：‘不远复之以修身’者是也。虽然，招摄先天，莫先贵乎得人。若不得人，先天不复。子野云：‘药出西南是坤位，欲寻坤位岂离人？分明说破君须记，只恐相逢认不真。’若非明师口授，此药此人，岂易识哉？”

[参证：先天之气，乃是先天太极之真阴真阳相交而生之气。在天曰：乾元，在地曰：坤元，在人曰：真元，亦曰：人元。三才之气曰：元，所禀之理曰：一。元即命也，一即性也。命曰：我，性曰：彼。原是一物、一类、一家，以其各有寄体而强名之，乃有元、一、理、气、性、命、彼、我、阴、阳、龙、虎等等之名，其实一道而已。

自此，后学执名而辨形，纷纷执见，而心目迷眩，邪说流行。贤者不能不惑，其源，误于《天律》载有“妄传遗殃”一条耳！古之至人无不信古，是以著书立说，每多寓隐，适为邪说家引作证据。

我师太虚翁悯之，爰为笔述律宗，口授一则曰：“虚靖律师，夜侍长春邱祖于演钵堂，祖为述解；失从人失，还从人求。曰：‘此我祖正阳帝君金口口传之诀。这两个人字，不可混会。上句人字，指人事，下句人字，指人元。是

言先天之气，散于人事，不可复得，惟知求元于太极，元无不复。要知世上三元，无根太极。在天曰：天元，在地曰：地元，在人曰：人元。人元之失，不求之自，元何克复？故曰：失从人失，还从人求。且更有假幻钩玄一快，先哲名曰：置种。但当置我身心于先天之先，不惟元复，一旦随至。我则虚以待之，寂以凝之。是亦两句之玄用。’

律师曰：‘然则何以又有坤方不死人说乎？’祖曰：‘元寓于坤，资生万物，三才赖之，故曰：生门。是言元寓于坤，以坤位西南，而坤又稟资成之德耳！坤又号：人门者，人为万物长，故号：人门。方曰：不死者，物有生灭，而元无生灭，坤亦赖以固焉！先哲以其寓有生元，因故名以不死方。复以物得坤寓而生，人亦物也，故曰：坤方不死之人。则此人字，不是仙，不是佛，乃是人元之谓，不得误作凡人会也。人知如是体认，虚寂以迎之，先天之元无不立复者。得复，元自凝，何藉乎炉？何藉乎鼎哉？况炉与鼎，古哲之寓言也。世人不悟，乃有等等邪会焉！’《律宗枕秘》所载如此。”

余以先生此答，乃有莫先贵乎得人。又曰：“气因一阴来媾而失，仍于一阴来媾处招摄。”大足流作邪说家证印，故述师述以补此答所未备。

况夫人元之失，岂仅专与阴媾而失？佛经载有“以手出精”之失。《戒淫编》有“外好龙阳”之失。医籍载有“梦遗”之失。而谓“必于失处求复。”又曰：“所失原物，现在易复。”若如余述所说，原处原物，万无寻复之理也。推吾先师所述：“来从太极来，去归太极去。”则我求复，必当迎自太极。其理至正而至其。然按先生答中“失从何失，还从何求。”必自律宗后学口授，而误以“人”字作“何”字大有关系。见者宜慎参之。先生既以“辩难”名其书，则此两字不可不辨也，见者审之。

余于乾隆壬子秋，访至道于驻世神仙黄名守中。时仙年五百余岁，生于宋代，元初进中国，月支人。顺治十二年受三大戒于高士昆阳王先生者，谓：“人性命得从何处得，失从何处求，不得心传，何能返还？”

然人性命有先后。先天性命，散归无极。后天性命，散归天地。天地虽大，无极之后天也。人身无形之性命，得自无极。人身后天之性命，成自父母，是为有形之三宝。故其失守归还天地，所谓“魂升于天，魄降于地”是也。古之至人，先后散失，统自寂求于无极者，盖以无极气包先后耳！寂求之法，虚寂我色身，湛寂我法身。乃以不招招，不摄摄，不凝凝，惟循之自然。盖以自然炁融三才耳！三才而气一也，本无去来，无有无，无动静，无生灭，不可得而名，强名之曰：太极。人言无极生太极，实则太极而有极无极出焉！故曰：太极也。若然，无极太极，有祖孙之义，藏有以克为生之妙用，是即金丹还返作用。

余闻之先律师者又如此。更有深耕置种，假幻询玄，大作大用。此非海誓山盟，不敢口授。然亦不外“寂求”以成之。驻世神仙，持戒律祖，玄论皆乃尔。然此金丹至道，惟我律宗存而循之。律外门宗，书虽充栋，求如沈、黄两律师心传，似是而已。非未之闻，殆亦不敢泄耳！]

问曰：“性命乃我之性命，修持在乎自己，他人不能代力。今言：‘不离人’得毋求于人乎？”答曰：“此人非外人，乃不死之人，即本来之真人。古仙云：‘若要人不死，须寻不死人。’名曰：金公。金公原是我家之物，因走失于他家，迷而不返。我家所有，一己纯阴。若执一己而修，何能济事？故必唤回金公与我木母配合，方能生药结丹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所答，悟元先生明明说了。然不回味余上赘述，此理总难测也。其曰：不死人，又曰：本来真人，更曰：“金公原是我家放物，走入他家，必须唤回金公，方能济事。”何等分明！是言先天之气，走归无极去了，故须唤回。若泥他我作色身体之，疑窦四启矣！

余味先生答中“与我木母配合”，尚欠精细。若据黄其师口授，人之先天走失，非仅金公扬去，木母亦必大归。我身所住心神，皆属金公婢妾而已。法直唤回金公，迎还木母，重振家计，乃合玄义焉！

盖人妄念一动，则神飞而气散，精亦必泄，未有气散神不飞精不泄者。如是，则先天性命，惧不在家。家中所有，皆是后天性命，故曰：纯阴。余故谓须唤回金公，迎归木母，则金木并，而生生之道乃备。木母不归，扇炽之祸不泥。金公断难安居也。先生遗此一段要义，似属缺典，故为补述之。]

问曰：“金公如何唤回？”答曰：“唤之易甚，特患不能认得。果能认得，一呼就到。如空谷传声，未有不来者。盖金公之去，因我远疏而去之。今知其为救命之物，亲之爱之，当时还家，绝不费力。”

[参证：要知金公之去，由于权臣当政，艳妾扇炽，木母大归，以致金公有蒙尘之羞。诀惟摈绝权奸，迎归木母，肃清官政，然后商事复辟，金公自必惠临。绝不费力者，是乃性命双修之道。

究其功法，不外息心静气，造致虚寂，极至极笃，而造自然。则此宫政朝政，咸清威肃，金公自至，木母自归也。若着一毫认识念，必有后患者。先生答不及此，盖失此迎归木母先着，落在认识一边，似与金丹大道，未全合焉！故谨述补，以证高明云。]

问曰：“金公唤回，即可接得命否？”答曰：“未也。金公来，是真种到手。从此方下实功夫，及时耕种。黄芽发生，温之养之，到得成熟，吞而服之，方能接住。”

[参证：余闻之驻世神仙张蓬头，张其寄姓也，故明忠臣瞿讳式耜之子

，嘉庆间来金盖，貌若三十许人。余闻其名久矣！因叩以阴阳门派，究以何派为的。仙曰：“汝师太虚翁应有闻示，何问我？”余跪而诉曰：“然。师谓有得于太空，有得于通都大邑，有得自丹室，有得自坛靖，更有得自丹座。而皆非旁门。”

仙曰：“得自太空者，以太空为法体，以三才为药物，乃是无上上乘。得自通都大邑者，以六合为法身，以活虎生龙气化之材为药物。得自丹室者，以法身为鄞鄂，亦用龙虎为种为媒，致感太极阴阳交生之物，以意摄归黄庭为丹本。得自坛靖，以丹室为鄞鄂，法身为玄窍。法虎法龙，神凝丹室，摄归玄窍，产生真一。留一配元，以为其种者有之；或用虎龙为媒致含太极阴阳，神凝丹室，而虎龙亦有所生。留乃太极交生之一与我，致还虎龙所生无一。以一归龙，以元归虎，寂然各归而止，皆属上乘。此下尚有中下两乘，汝师勿道是也。汝守吾示而行，能虚尔心，寂尔神，忘尔气，世财充足，所得必富。汝欲事此，培德为先，德大则福大。上天泄此妙道，所以度一而济万。志在长生，上天未必鉴佑。汝自量材以行可也。”

余乃拜而受之。是日也，五彩云罗，时许乃散。仙师指而示曰：“小子凛之。今日事天神已感鉴矣！何不笔以志之，待时授之世可也。”余今录此于答后者、盖感师恩，罔敢自私。惟愿志士，总心自体以行，幸甚望甚。]

问曰：“接命之道，有性理否？”答曰：“不能修性，焉能立命？盖性者，命之寄；命者，性之存；性命原是一家，焉得不修性？”

问曰：“性命一家，了命即可了性，何以又有修命之后，还当修性之说？”答曰：“修命时所修之性，乃天赋之性；修命后所修之性，乃虚无之性。天赋之性，从阴阳中来；虚无之性，从太极中来，不得一例而看。”

问曰：“修虚无性，有火候乎？”答曰：“修性之理，乃以道全形，抱一无为之事。虽云无为，其中有防危虑险之功，非寂灭全无之说，所以能归于真如妙觉之地。”

[参证：修性之理，只看利钝，原无火候可说也。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；不明不彻，固无止理；大明大彻，何可稍忽？

即以佛经证之：观世音明照大千世界，如看掌上纹。释迦文佛明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如看掌上纹。性光可谓至矣！然与毗卢遮那如来较之，只有如来千瓣莲花座片瓣而已，则文佛性光尚欠九百九十九瓣。即此可悟性无止境者也，何有火候可说哉？]

问曰：“归于真如妙觉，即到道之尽头地乎？”答曰：“未也。打破虚空，方为了当。倘以虚空为事，犹有虚空在，不得谓尽头地也。”

[参证：此之尽头地，是言命理则近，是以道言之，命与性无有穷尽者。

证之佛经，四大部洲粒粟可藏，微尘可纳。散而言之，世之数——亿万恒河沙数，沙沙含有亿万亿恒河沙尘。世数与道，皆无尽者矣！是以志士精修，修无止境。谓有止境，所积德功，必无足问者也。]

问曰：“先修命而后修性，既得闻命矣！又有先修性而后修命之说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此言顿悟之后而渐修也。盖人秉气有清浊，性根有利钝。秉清而性根利者，一遇师诀，顿悟圆通，即认得未生以前本来面目；稳稳当当，从此不废渐修之功，保全这个面目，所谓由性而修命也。至于秉气浊而性根钝者，即得师诀，不能直下看透；故必由渐而顿，由勉而安，此所谓由命而修性也。”

问曰：“修命之道，即渐修之功乎？”答曰：“先天之气，由渐而消。今欲复之，亦由渐而复。《悟真》云：‘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。’又古仙云：‘言语不通非眷属，功夫不到不方圆。’此皆言渐修之功也。”

问曰：“真火本无候，大药不计斤。若得真诀，一直修持，如何得差？”答曰：“真火本无候，是不刻时中分子午也；大药不计斤，是功夫不到不方圆也。不刻时中分子午，进之退之，随机应变，而非有时节可定。功夫不到不方圆，来之炼之，养气全神，而非有斤两可限。特以金丹大道，至细至微，有吉、凶、止、足、老、嫩、急、缓之层次，不得不谨慎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吉凶止足老嫩急缓之旨，可得闻乎？”答曰：“复其先天为吉，顺其后天为凶。药已成熟为足，火功到处宜止。药气方生为嫩，药气已过为老。药未得而直急，药已得而直缓。知得此者，丹可还，胎可结，逆顺运用，无不如意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之道，逆道也，何以言顺？”答曰：“所以盗先天之气，返其阳也。顺者，所以成后天之功，退其阴也。返阳通阴，先天而天勿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之气，亦天地所生，何以天不我违乎？”答曰：“气是天地所生，至人能安身于天地之先，待其一生，而即来之，使天地不我觉。故《易·剥卦上爻》曰：‘硕果不食。’盖留其一阳，止而不进，将为返还之本，所以谓先天之学也。”

问曰：“剥者，以阴而剥阳，何能由剥返阳乎？”答曰：“剥者，天地顺行之造化，留一阳而不进。圣人逆运之造化，由剥而复，后天中返先天，用六而不为六所用。盖欲借阴以救阳耳！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见。”

问曰：“道在天地之间，光明正大，何以云盗？”答曰：“天与人以气数，不过暂为借贷耳！借久必讨。于是天地乘人不觉，暗盗其气，盗尽则死。至人，善知造化者也，不待气尽，而乘天地之不觉，反盗天地之气，延年益寿

。若不盗而明取，已为天地所觉；纵能逆而制之，幸而得之，已失真而获假。所以谓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；惟其先乎天，则天地在我术中，无不为我所用矣！”

[参证：先生此答，虽非杜撰，然非正论，尚泥世间所解盗字耳！若从《三皇析字玄解》，其义颇精。盗也者，物次于皿之义也。次，藏也，犹国之库藏，家之仓箱。在天则无极，在身则立窍。至人隐其名，故谓曰盗。循是说以解盗字，似为稳便。

至如天地之与人气，气无声色，出之自然。人死气归，气自归元，地天收之，亦出自然。取讨且无存意者，而谓“天亦乘人不觉而取之”句有语病，是不脱子书家措词习气。况以道论，三才不但一家，直是一气，无出无入，何取何与？曰得曰失，人之拟议则然也。

至人视之，三才一我，六合一心，物物件件，统藏无极；自无得失去取，收精遗粗，并无内库外库之隔也。第所藏有所，而主藏有司。取与亦然，有如取金于库，取画于堂，取马于厩，取衣于箱，取具于舍，取粟于仓，取食于厨，取薪于场。而各有所司者在，欲取欲与，如志而已，无庸颐指气使也。如是而还返先天，又何难焉？于此可悟夫欲仁仁至之意旨。无如学者不知自尽其心耳！何吝何慳，何在何讨之有？

而曰：“地天不觉”似也，乃谓“在其术中”的是大语病。盖以还返造化之大道，而以“昧”字该之，不脱子书家法。况夫“觉”字，乃修养等等功法至要之旨，修到大成，不过圆觉而已。当人置身于先天之先，寂俟机兆而收之者，正以机气初形，乃为黄芽而有用，非乘地天不觉而行其窃攘。当人染欲元飞，造物收于无极，乃造物之爱道，亦是落叶归根之义。人知还返，求自复之，现现成成，犹是饥食渴饮于父母之前，无庸计取者也。

义理如是，一杂子书家法，堂皇经义变成权诈。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措词可不慎乎？]

问曰：“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，则我为天地间之一物耳！何以能胜于天？而天在我术中乎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之所以能胜于天者，以其有包罗天地之道也。包罗天地，在天地之外逆运，故能我命由我而不由天也。”

[参证：此说固有本，而其“所以能胜”之义，尚未彻底透示，乃是权说。学者要知三才之出，出自太极。两大与人，用秉一道。而两大以无心为体，我人以有心为用。

原夫造化以无心寄之两大，而以有心寄于人者，以我人处其中耳！故凡造化之挽回，世运之升降，天地总其成而已也。盖此升降，乃顺气化。世有盛衰，运失其道。运道之权，权在乎人，不在两大。人能法道，道法自然者，人能

静体气机之来，不及者补之，有过者损之。凡夫刚、柔、强、懦、温、凉、燥、润、滞、放，等等机来，总以致得中和，无有偏胜，则生杀当而进退宜。以之理运则运亨，以之理丹则丹结，斯不负道付人掌之职。天地赖以位，万物赖以育；以有是理，故人亦得称才而与两大并列为三。

学人知有此理，则心心体道，不稍杂私，一如先哲，不小其身，不负其心。以此有心，造物付以治进而有之，非为一己而有也，乃是太极所有，而出藏于我也，故有谓“人为天地心”。世运之盛衰，人实使之，天地不与也。人有此职，是以一夫不获，若挹之于市朝，儒宗述之；渡尽众生，佛道任之；盖以实有是职是任也。

先生所答，乃届后天权变说法，非经论也，不可不辨。况人在六合，渺如沧海粒粟，以秉有是心，受有是职，古哲任之不略推逊者，实见此心即天地元气中之元一；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；在道曰道心，在儒曰天心，在佛曰佛心；原非指夫肉团之心也，肉团之心能生血而已。

至夫人定胜天之天，是后天非先天，谓道逆行者，非逆其道，乃逆返归元。按：即《左传》“逆女”之逆也，乃以术字贴道用。恐误后人，故为之辩云。]

问曰：“人力胜天之道，可得闻乎？”答曰：“道者，先天虚无之一气，为生天、生地、生物之本。圣功在虚无中着脚，故能天不我违。试观世人有犯孤寡、夭折、穷困者，或行一大德，立一大行，孤寡者反多子孙，夭折者反而长寿，穷困者反而富贵。德足胜天如是，道之胜天亦何足怪？”

[参证：所答是也。然于人能胜天一道，究未剖示。何不将虚空立脚之圣功明白示人？夫此一气生自太极，本无出入，何有来去？皆因人感而应。气无存心者，致运盛衰，感有偏胜耳！气不任其咎也。

至人知之，立身于无，审心于虚。世人心感不可测，而天气之应，自必动现于虚际者。至人乃于机兆兆时，或生或杀，必有端倪，静审必得；乃为挽回于兆初，当迎当遏，绝不费力。世未之知，而我道冥全。是犹人寂省心，念起必觉；乃于兆际，或听或否，皆听自主，何待念行始为拂遏哉？

盖以身乃气也，念动则气应，其捷如响。推之天人应感之速，亦如是者。应感而回，是之为胜。有何大作大用存焉哉？先生未之示，故为补述之。]

问曰：“修道亦积德否？”答曰：“如何不积德？道之不可无德，犹阳之不可无阴。德者，为人之事。道者，为己之事。学道之人，若不先积德，鬼神所恶，常有内魔蔽窍，不能深入。修道之士，若不先种德，天地不喜，动有外魔阻挡，不能前进。不论学道修道，以立德为先，逢凶化吉，遇险而安，决定

成道。

盖道有尽而德无尽。古来仙真，成道以后，犹在尘世积功累行，必待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完，方受天诏。《悟真》云：‘若非修行积阴德，动有群魔作障缘。’德岂可不修乎？”

[参证：所答是也。能事《吕祖三尼医世说述》，遵其“三尼医世”功诀，大可即身医世，不费一钱，不劳丝力，乃有位育天地实验者。溯为律宗秘宝，今已梓行寿世。有志大道者，可无《悟真》所云之忧，大得身世并益云。而先生未之述及，想亦未之闻耳！]

问曰：“真修行人一贫如洗，衣食皆十方而来，何有银钱以积德乎？”答曰：“积德不必定用银钱，无银钱之德，比用银钱之德更大。出家人‘方便’二字为最要之着：如苦己利人；言语老实；不诤十方；施药舍茶；修桥补路；引人作善……稍有益于人者为之，稍有损人者不为，俱是积德立行。如是行去，人缘已结，天缘有望，不但利人，而且利己。”

[参证：所答大是。上德下德者，皆先持行。如是三年，宿业可赎。然后从事医世，大功可得也。]

问曰：“专一积德，无妨于修道之功乎？”答曰：“如何能妨？外面积德，内而修道；以德佐道，以道全德；道德并行，内外同济；圣贤脚踏实地之事业。而非若中下二乘，空空无为，执心为道之虚学也。”

[参证：窃按：医世大道，乃是即身以医世也，大是圣人脚踏实地大学问，是至道，非法力也。究其效验，实实落落，身安而世治者。但须开得玄关，方可下手。盖其所事，不外性命，而有德功并臻之验，是丹道之无上上乘。人志大道者请事可也。

其中作用，以头为天，以绛阙为都会，以坤腹为闾阎。诀中至诀：意迎无极真气，降注腹心，透脊达背，以得心清气恬，遍体充和为宗旨，不计岁月，日行三次，功验不之问。盖以此宗乃无上大乘心学。按：即中庸大道。而以事清则迎乾，事和则迎坤，以此二气致之中和者也。是为寓德于道之实学云。]

问曰：“儒家存心养性，道家修心炼性，释家明心见性，三教圣人皆以心性立教。今云‘心不是道’，实有所不解。”答曰：“道是道，心性心性，而非言心性是道也。夫所谓存心养性者，将欲行其道也。修心炼性者，恐有害其道也。明心见性者，乃欲全其道也。是用心性修其道，而非修心性即是道。况云存养、修炼、明见，则非空空无为矣！果其一空其心为道，则心即是道。修心即可长生，养心即可不死，又何必寻师访友求问真诀乎？”

问曰：“心既不是道，得毋在其心之出入乎？”答曰：“心为生生死死之

根蒂，乃害道之物。修行人下手，先将此物斩草除根，方能一往直前，不被他挡路。圣人云：‘人心准危，道心惟微。’心之害人甚矣哉！”

[参证：按；即心死神方活之义，是指识心。下文所示，皆是道心。]

问曰：“道心独非心乎？”答曰：“道心者，天地之心，是心非心，空空洞洞，无一理不具，无一物能着，乃五行精一之神，曰：真阳、真铅、真种、黑虎、金公、真精、神明、水中金、坎中阳、他家不死方、九三郎君、灵明童子等等异名，总而言之曰：道心。

此心无形无象，无声无臭，世人罕得而遇；即或一遇，而不认真，当面放去。圣人以法追摄，从虚空中结就九还七返，超凡入圣。在儒则为中庸之道，在释则为一乘之道，在道则为金丹之道。后之缁黄，不知圣人一脉大道，妄言释道之理异于儒，何其愚甚！”

问曰：“金丹一乘之道，即中庸之道，何以孔子罕言命乎？”答曰：“罕言者，未尝不言，不过不轻言耳！盖命理幽深，其中有夺造化转生死之机，言之起人惊疑。然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俱身心性命之学，其中有大露天机处，特人不自识耳！至于《赞易十传》，无非穷理尽性至命之学。后世不明大理，各争教门，彼此毁谤。彼乌知道义之门，即众妙之门，亦即不二之门乎？”

问曰：“孔子既言命矣！何以不并传火候？”答曰：“明卦爻，即是传火候。其吉凶悔吝之理，即抽添进退之实功。其中天机大露，在人自会之耳！”

问曰：“颜子在圣门，居德行之首，闻一知十，于夫子之道不违如愚，亦足以发，夫子深嘉。宜其能了命，何以短命而死乎？”答曰：“了命不了命，在道理上分别，不在幻形上讲究。未了道，虽生如死。能了道，虽死如生。盖所死者幻形，而不死者道。

颜子得孔子之道，居人不堪其忧，而乐在其中；得一善则堂堂眼膺而弗失之，是已得先天真一之气，归根复命。不为阴阳所拘，到得圣人地位。自不爱此幻形，可以死的矣！现于匡人之厄，对孔子曰：‘子在回何敢死？’亦足以见生死由己不由天。

至于孔子‘不幸短命死’之说，是借颜子而勉众门人之意。果其短命而死，岂有明道而短命者乎？岂有使不短命之人而学短命者乎？言下分明，何得错误？”

问曰：“道成之后，寿与天齐，何以颜子三十二岁即死乎？”答曰：“成道以后，身外有身，是云：真身，又云：阳神。阳神乃金刚不坏之真身。道呈阳神出现，回视幻身，如一堆粪土，何足恋之？圣贤暂存幻身者，不过为修真身耳！其身既存，幻身无用，不弃何为？”

问曰：“孔子七十余岁而寿终，岂成道犹不如颜子之速乎？”答曰：“孔

子以救世为心，将欲行道于天下，以斯道觉斯民。至西狩获麟，已知道不能行，又不忍大道绝世，故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以开后世之聋聩，聊以尽救世之愿。至于心愿已了，辞世而去。颜子道成，已有孔子前而救世矣！自无用力处，故不妨脱化而早去。”

[参证：生死得以自由，孔、颜皆能而不为，见之经书，先生岂不见及？盖必有为而言也。若从正论：畏匡一节，孔子信天，颜子亦信天，故能不惧不死；短命一节，乃正孔颜之顺命不敢逆天以自由，故死，故恸。若谓师在不敢死，父在可以死乎？是正颜子之不逆命，非关幻法之有无也。

三教宗旨，学重立命，而正所以安命，故皆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。先生自必见及此，而兹答乃尔者，盖必有所为也。况已于上答中示曰：“幻有死生，而道无死生。”后学可以会悟矣！

无如世之修道学道者，各有私念而修而学耳！余复何言？盖世之忻慕，全在下文所叩，全是：“贪生”、“好奇”两大病。得吾先生后答，吾恐闻而退席者，不仅五千也，悲夫！]

问曰：“幻身不能成道，何以世传黄帝鼎湖跨龙升天，许真君拔宅飞升乎？”答曰：“实有此事，但不是这样说。金丹大道，是取坎填离，依坤归乾。道成之后，群阴剥尽，变为乾体，打破虚空，为大罗天仙。是所谓跨龙上天，而非言肉身乘龙而去一也。至于拔宅飞升之说，乃一子成道九祖升天之意。亦有大功大行，玉帝敕封思及全家，移居于天民极乐之国，受其天禄；或移家于洞天福地，避其烦恼。世人不知，以为飞升成仙而去。抑思神仙乃修炼而成。彼无修无证，如何得仙？于此可知拔宅飞升之说。

更有一等愚人，直以为房室屋宅一并拨去。试问，神仙皆在虚空之境，房屋土木重浊之物，虚空如何载的？况神仙包罗天地，何物不可得，而犹爱此尘世之土木乎？噫！幻身且弃，何恋土木？何不三思？”

[参证：余曾以是事叩之大虚翁。翁曰：“此道，千真万真，乃从假幻以炼真。始而化赤成白，既而化白成气，继则化气成炁，加炼归虚会道，以致自然，无非还返先天。然非今日那、明日此，乃是一时辰内功法，日计、月计、岁计乃成。方其道成遇举之际，纯是先天气凝之身，所服衣履，悉属气化，是故日中立而无影。

吾尝三遇泥丸翁以叩之。答曰：‘汝犹昧夫还返之非妄？’余凝思间，蒙为一手取余巾，一手擎戴帽，嘱余俯察，惟见巾影，巾外一无有。余方惊异，复蒙以帽戴于余头，而以巾自戴，亦惟察见余巾，而余头影无帽。乃笑曰：‘汝可悟矣！然功从实实朴朴地下手，乃能还虚。微沙未化，微妙影在焉！’

余因述叩拔宅一义，答曰：‘是有两门，一法一道，法幻道真也。香考古今拔宅升举者七十余所。而由道而升者，惟黄帝、桓玄与贞白也。他若伯阳、淮南、旌阳辈，皆假法以显道，实则避地海岛，加修还虚等等。道成与否，未可知也。是乃肉身偕宅而去者。若夫黄帝、桓立、贞白，乃是肉身冲举，余则皆蜕壳，共有八百余位。然非三官保举，玉诏诏升，不能幸举者也。而谓升尽幻法乎？可谓仙非凡证乎！’我师所述如此，兹为补述，盖以证夫册籍所载。

我师又曰：“拔宅圣功，功从卯守始。卯守功诀：以天地为法身，大气盘旋，下包地局，上包云际，由远缩近，行功不怠。一旦气罡合，造至罡气护身，风云不能侵，厥效见矣！渐至门启，蛇兽不能入，功更进矣！习炼不止，待时移居，亦自不难。然三千年内，惟伯阳魏祖、远游许祖两仙能之。而吾泥丸李老师以为道非切己，余故未之敢习。”又曰：“拔宅之举，古哲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者，淮南旌阳盖已然矣！淮南三族遐举，八公之力也。旌阳以黄白积功，门下从之。因干天谴，拟以法度，乃以炭化歌伎试之。八百有零之众，克守三戒者，惟玉真、隐真等十人。故而长屿超迁，七百九十零一不得渡，乃有《龙沙讖文》遗世。戒律宜守，前车可鉴。”我师述之，盖非无意也，爰并附识于此。]

问曰：“幻身既无用，何以修行人，或有死后临葬，棺中失尸，或棺中有竹杖，或棺中有衣履，岂非并幻身而带去乎？”答曰：“此不可一既而论。或有道成以后，脱离幻身，而法身显化于一方，积功累行，数十年间，功完行满，上朝玉帝，不露天机，示死而去。人不知妙用，见棺中无物，便以为肉身成仙。亦有道未成而避患，或用幻化之术，以拄杖、衣履代身，其身远遁，示其无迹者，亦非肉身成道也。

太上云：‘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；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’所以脱幻身者，去其思耳！”问曰：“亦有留形住世而不脱幻身者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亦不可一概而论。有道已成，功行不足而留形立功者；有了命未了性，不能脱幻身，而留形住世者。若性命俱了，功行完足就恋幻身，不肯舍去，此名‘恋家鬼’神仙之所不乐为也。”

[参证：按：恋家鬼，必是不明性学之顽仙。不惟性未了，而其命非天命之命，乃凭识神以固幻身一流。谓之了性命，是世论乃尔。否或志成无上乘，非恋形，乃炼形致无微沙幻形，乃为全受全归者。古哲有之，则不得以恋家鬼目之矣！此不可以不辨也。]

问曰：“了命不了性，就为幻身所累，何不了性而超脱乎？”答曰：“看当日所得乎师者何如耳！果其始终通彻，了命之后又了性，脱幻身出法身，自

不容己。或仅有知命理，而不知性理，只可为陆地神仙，长生不死，虽要脱幻身而不能脱。倘自知还有向上事，访师问诀，明得末后一着，从有为而入无为，不为幻身所累。身外有身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矣！”

问曰：“无为之道，乃上德全形之事，何以下德延命者，亦行无为之道乎？”答曰：“上德者，本原来亏，灵窟未闭，若得真诀，一了百当，直超彼岸。故行无为之道，而有为之事即在其中，性了而命亦全矣！下德者，先天已亏，百病俱发；纵得师诀，不得直下纯一；必须由渐而顿，由勉而安，到得了命之后，与上德者同归一辙，始可以无为矣！非言上德者只行无为之事，下德者只行有为之事也。

至于道之极处，有无俱不立，天地悉归空，不独有为用不着，即无为亦用不着。其所言有为无为，悉是就修下手处而论。不但上德、下德者下手有分别，即男女修行，下手处亦各不同。”

问曰：“男女下手处，分别如何？”答曰：“男子下手之着，以炼气为要。女子下手之着，以炼形为要。炼气者，伏其气也。伏气务期其气回。气回则虚极静笃，归根复命，而白虎降。炼形者，隐其形也。隐形务期其灭形。形灭则四大入空，剥烂肢体，而赤脉斩。

男子白虎降，则变为童体，而后天之精自不泄漏，可以结丹，可以延年。女子赤脉斩，则变为男体，而阴浊之血，自不下行，可以出死，可以入生。故男子修炼曰：太阳炼气，女子修炼曰：太阴炼形。”

问曰：“女子炼形不伏气乎？”答曰：“女子性阴，其气易伏，而赤脉最能害道，其所重者在此，故下手则在着重处用力。赤脉一斩，气自驯顺。非若男子性阳，其气难伏，譬如：优气三年，女子一年可伏。

果是女中丈夫，得师口诀，行太阴炼形法，三五年间，即可成道，其法更比男子省力。但女中丈夫最不易得。不易得者，女子刚烈须过于男子百倍之力者，方能济事。若与男子等力者，万万不能。”

问曰：“大道不分男女，何以男女有分别？”答曰：“其道则同，其用则异。盖以秉性不同，而形骸有别。故同一性命之道，而行持作用大有不同也。”

问曰：“赤脉如何斩？”答曰：“赤脉，本身后天之阴气所化，阴气动而浊血流。欲化其血，先般其气。气化而血返于上，入于乳房，以赤变白，周流一身，自无欲火炎燥之患。欲火消而真火出，从此稳稳当当，平平顺顺，保命全形，自不难耳！”

问曰：“金丹成就，吞而服之，女转成男，老变为童，此事有否？”答曰：“此言其理，非言其形。女子成道以后，剥尽群阴，变为纯阳之体，与男子

成道相同，故曰：女转成男。老者成道以后，复还先天，成其纯阳之体，与童子圆满相同，故曰：老变为童。非言其变幻像也。”

问曰：“道既不关乎幻像，何以六根不全者，不授道？”答曰：“六根不全者，名为废疾之人，乃无用之人。道为天地所贵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是大圣人之事。彼废疾之人，安能作此惊天动地之事？”

不能作者，非不欲作，乃形有所限，气有所塞。若付大道，必将有用之宝，置于无用之地，决遭天谴，故不敢授。果六根不全，而行大功大行者，则指以性理小乘，使其修来去之路可也。至于金丹大道，决不敢授。此中秘密，惟闻大道者，自知之耳！”

问曰：“亦有六根全而不得命理，仅了其性者，彼岂不知有命理乎？”答曰：“命理，乃九还七返金液大还丹之道，万劫一传。若非真正丈夫，抱金刚之志，负圣贤之姿者不能得。而真师亦不敢传，即强欲传之，暗中鬼神阻挡。盖以其人非载道之物，传之匪人，泄天机也。

若性理守中抱一之道，即中下之流，德行之士，不妨度引以全形。盖以性理，乃自有之天机，无窃取造化之说，不大关系。然非其人，不得妄传。大抵学人上智者少，中下者多。故祖师以性理度中人，以命理度上智，因人而立教耳！

亦有传授之师，仅知其性，而不知其命者。亦有学人仅得其性理，而不知其命理者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问曰：“金丹大道，万劫一传，不几绝于世乎？”答曰：“所谓万劫一传者，是至尊至贵，不敢轻传之意。故人成道以后，不得其人，数百年在世混迹，必得其人而后去。如正阳得纯阳，纯阳得海蟾、重阳，皆数百年始得其人。古人谨慎如此，其不得妄传可知矣！紫阳三传匪人，三遭天谴，此又不得妄传之证也。”

[参证：钟、吕两祖了性命后，以未得传人，因而留形在世。吾宗知其驻世之由。禅宗不知，乃有“恋尸鬼”之讥。可见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此可补于留形辩后，得再识。]

问曰：“金丹大道，只付上智，中下之人必不可得乎？”答曰：“亦有得者，在人学之如何耳！果其脚踏实地，为一大事，自卑登高，由浅及深，愈久愈力，苦尽甜来。真人一见，必喜接引。若本来自己根行浅薄，又无大志，如何能闻金丹大道乎？”

问曰：“学道亦有法乎？”答曰：“修行成败，全在学上走高低。一处不到一处迷，一事不知一事难。虽赖明师传授，还要自己会悟。未闻道之先，要象个为性命之人。为性命者，酒、色、财、气，一无所累，贪、嗔、痴、爱

，一概抛却；除道之外，别无所计，真心实意亲近有道之士，如敬天地神明，毫无欺心；再加苦志立德，努力积行，不到明理之后，势不休歇，虽终身不能明，亦不懊悔。如此居心，圣贤暗中接引，真师亦自喜欢指点。

今人不实心学道，即通明人，亦不肯低头；即低头，三朝两日，即便要道；稍不如意，以为无缘，即便远去。平生又不积德立行，专在衣食上留心，世事上打闹；争强好胜，贪嗔痴爱，无一不备；偶得旁门小事，如获至宝，自满自足；即有高人在前，亦自负有道，不肯就正；欺心如此尚欲得真道乎？

若是至人，一出头来，便异于人，又有志又会学，又老实又聪明，不肯空过岁月，自误前程。故道光明心见性之后，自知还有那边事，又必访求明人，卒得杏林之传，以成大道。吕祖三次还丹未成，后得崔公《入药镜》而大丹始就。彼二公者，皆虚心而有受益之效。后之学者心高气傲，予圣自雄，不肯着实为性命，专弄虚头，犹欲妄想神仙，不是求福，反是折福，何其愚也。”

[参证：按：答述吕祖以崔公《入药镜》而还丹始就。玄乎？玄乎！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。若作公案看过，熟读其书，不会其题，鲜不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也；知其题而昧虚心，与夫高傲自雄，仍必当面错过，而有宝山空回之叹。其病乃在不肯着实为性命，专弄虚头耳！虚头者，我道身无极中一之头，乃是三才、八公之一。悬于须弥峰顶，顶下之物，人知取以入药，安于镜后，炼归镜前；斯不犯着，又不落空，吞则服之，乃谓之得，乃谓之成。此是吕祖炼得崔公《入药镜》而丹始成之公案。

余忆我师太虚翁曾发立论，谓有如此玄义，然曾又有玄谓：玄关洞开，世财空乏，此宝得来，不有以配，则亦必有沉水入火之虞云云。余故来补斯答之后，以证悟元予答，非无口授。

后答云云，殆有未敢显泄焉耳！]

问曰：“吕祖三次还丹未成，岂所得之不真乎？”答曰：“吕祖之道，得于正阳真人，千真万真，不真如何能还？特已还而仍失耳！”

夫修金丹之道，采药须知老嫩，炼药须知止足，结丹须知凶吉，温养须知抽添，脱丹须知时节；更有药之真假，数之多寡，用之逆顺。有等等难能之事，倘差毫发，失之千里。

吕祖还丹三次未成，必火候细微，有见不到处，故当面错过，得而复失。所以学人学道；须要彻始彻终，通微达妙，一无所疑，方可下手，临炉无差耳！”

[参证：按：上述等等，以吕祖之圣，必能通微达妙，安有火候细微之失？其必前示功法，特少崔公入药之镜。以镜个中，先天不之凝聚于中，后天不因以化，是亦名为专弄虚头。不有真阴以济，而真水真火不会，其物不化，安

得为我而聚存哉！吕祖之失以此。既得其书，顾名知义，用以炼之，且以结焉。

吕祖盖以清静入手者，自得崔公《入药镜》，用以弄虚，虚自全归，仍不失夫清静宗旨，玄乎？玄矣！书名之妙乃如此，悟元子知之而未敢为从学者述，第于此答而逗以“一无所疑”四字，为知音从学者道焉！大道之轻泄又如此。]

问曰：“始终透彻，下手修为，即可成道乎？”答曰：“大匠诲人，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师所授者，不过指其真药真火，大关大窍。至于用之巧妙，行之急缓，成之迟速，在学者力量大小，志气锐弱，性根利钝耳！故大道作为之法，有上、中、下三法，在人量力而行之。”

问曰：“三法为何法？”答曰：“上等法乃自在法。中等法乃权度法。下等法乃攻磨法。

自在法者，顿悟圆通，一了百当；净侃侃，赤洒洒，圆陀陀，光灼灼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；如明镜止水，无物不照，无物能瞒；从容中道，安而行之，天人合发也。

权度法者，后天中返先天，顺道中行逆道；以真化假，借假全真；随机应变，因事制宜，利而行之，内外相寄也。

攻磨法者，秉性鲁钝，识见不大；必须心地下功，全抛世事；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千磨百炼，择善固执；苦人之所不能苦，受人之所不能受；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；从一切艰难苦恼处狠力作造，忽的露出本来面目，从此直下实落功夫；与上中之法同一接辙，此勉强而行之，以己求人也。

三法，皆古来仙真口口相传之秘诀，教人量力而行；不能行上法者，行中法；不能行中法者，行下法，总以了性了命为归结。出此三法，再无他法矣！”

[参证：按：此答，太上复生，不易其言也。然皆以炼心功夫入手，而保命在其中。即此一答，先生之功大矣哉！性学至此，其命学必等中上。从此晋参崔公《入药镜》，一炼必得，而况中而上者乎？余等只宜从事下法者也。噫！学者要知根器如邱祖，尚从下法入手，况根器不及邱祖万万乎？

闻之先师太虚翁。翁谓：“邱祖太乙临凡者，而受大难七十二，小难无数，跌死、冻死、饿死，不在小难之中；凝然顺受，卒中金阙选仙，升证天相，为万世师。五祖籍封帝君，旁及刘祖，亦加帝号。吾辈何人，敢以下法为苦乎哉？”

先师又谓：“邱祖道成应阙，悲恸不能起。吕祖奏曰：‘邱某自以太乙临

凡，尚受折磨乃尔，世人根器浅薄，不胜其磨，则道统难有继承，是以恸。
'玉帝慨然慰曰：‘世人有尔三分，证果与尔等。上界天仙，不期稽首，若崩厥角。’祖乃谢恩而退。有此公案载在《道藏》，此后学之大幸，然不可执以自慰者。”

先师语及此，先师能不以自慰，其重戒后学也深矣！余故录以自警云。]

问曰：“闻之仙有五等，皆此一道乎？”答曰：“不是一道。炼九还七返金液大丹，了命了性，成金刚不坏之体，千百亿化身，隐显不测者，天仙之道。即万劫一传之道。以后天中返先天，还无返本，归根复命，凝神聚气，留形驻世，长生不死者，地仙之道也。受三甲符篆，炼上清三洞妙法，飞云走雾，避三灾八难，来去无碍者，列仙之道，南宫护身之道也。修真空之性，极往知来，出阴神而尸解，不落恶趣者，鬼仙之道，即以道全形之道也。降伏身心，保养精气，驻世而无苦恼者，入仙之道，乃培植后天之道也。

此五等仙，惟地仙再进一步，行无为之道，即可到列天仙之位。其余皆有劫数，欲证天仙，尚有许多层次隔碍，无金丹之术点化，万难有成。”

[参证：闻之先师太虚翁曰：“修行人能得太极交生之物为圣胎，谓之天仙；得自地天生之物为圣胎，谓之地仙；得自虚空真阴真阳之元作圣胎，谓之神仙；得自生龙活虎空虚交生之物为胎者，谓之人仙。更知加迎太极之一，以点化之，是谓水仙，变化莫测，稍亚天仙，非仅不坏已也。]

问曰：“成圣、成仙、成佛，皆曰：成道。何以曰：金丹，又何以曰：九还七返金液大还丹？不曰道而曰丹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道者，先天浑然一气，太极之谓也。丹者，圆满无亏，活活泼泼，以象太极。丹即道，道即丹，其名有二，其理则一。

金之为物，亘古今而不坏，与天地而并久，取其坚也。九者，金之成数；七者，火之成数，皆属于阳。返还者，复于纯阳无阴之地也。道本无为，而法有作。因其无为，阴阳变幻，不能无亏缺。圣人用法修持，金火锻炼，既能使亏者复圆，又能使圆者永久不亏；还其太极，还其无极，而至于无声无臭，寂寥之境也。天地有坏，这个不坏，故曰：九还七返金液大还丹。曰丹者，是因经火锻炼而名之也。”

问曰：“修此大丹，动处好修，静处好修乎？”答曰：“道通寤寐，道达幽明，动静不拘。至于大修行人，活活泼泼，外圆内方，何妨在市居朝？”

问曰：“在市居朝，未免有人情世事，何能一心修道？”答曰：“在市居朝，正好奋大用，发大机处，乃上等作法。盖金丹在人类中而有，在市朝中而求。古人通都大邑，依有力者为之，正在此耳！”

问曰：“道在虚空，又在人类中、市朝中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惟其在虚空

，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如其知之，行住坐卧，俱是道也。人类中正好修持，市朝中最好作为。岂静处安身，万法皆空，始为道乎？”

[参证：处市居朝，大修行人，隐有大作用。但处市为德，而居朝为行；德无行不德，德而有行，道乃成也。悟元子言之，而此中另有道用在，未必有如余昔所闻。

盖余所闻：德乃无上大德，行乃无极大行；不费一钱，不劳丝力，立而行之；杂处侍人广众之中，绝无异同。人故无得而拟议者，自朝至暮中惟处市不处，加入虚寂；不朝居朝，如包六合；有时而德行相济，随愿并成；有时而专修一德，德足乃修其行；有时而专修一行，行就乃完其愿。

古哲行之，个中妙行，不外《三尼医世》，而神事黄帝《阴符》、文昌《阴鹭》。究其入手要诀，出自《清静妙经》。人不得而知，己惟尽心以行。此余之闻于鸡足真人者，谓其律宗世修之常道云。]

问曰：“行、住、坐、卧，俱是道，何以又有炼睡之一事？”答曰：“炼睡是初学之事。凡人睡卧，神入阴窟，气散四肢；梦寐颠倒，罟网陷并，无不投之。日所积者，不如夜所耗。故必打炼睡魔，使心神居室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庶得行道无阻。

古仙云：‘睡了一时，死了一时。睡了一日，死了一日。日日有功，无睡千日，便了事也。’又云：‘一年不睡，下结丹；二年不睡，中结丹；三年不睡，上丹结。’此为的言，若虚时生白，神明常照，虽寐犹寤，不妨去睡。《参同契》云：‘寢寐神相抱，觉寤候存亡。’此不为睡害事也。不到此地，不可睡。前辈蜀地国清者张翁湟中——睡仙张翁俱是初而炼睡，后而长睡，此炼睡之证也。”

问曰：“上丹、中丹、下丹、丹有三乎？”答曰：“总是一丹，分而言之。下丹者，炼精化气。中丹者，炼气化神。上丹者，炼神还虚。三丹之名，就层次而言。到得还虚地步，精气神混而为一气，是为金液大还丹也。经书‘三田’、‘三关’之说是此意。”

[参证：按：丹法，并非今日炼精，明日炼气。后日炼神也，一刻之中具此三法者也。即如一部丹书，从头至尾，层次虽多，亦非今日行一层，明日行二层，皆在一刻之中经行勿缺者也，故能得无偏胜之虞，然而大非关限未通者能如是。盖关有前三、后三。通关，所以理任督也。前三，所以理任脉。后三，所以理督脉。任通乃可理督。其理如此，然情实不然，还直即吸即呼以理之。

按吸，吸自海底阴跷穴。自穴逆吸，透尾经脊，逾枕达巅，入于天谷。巅即昆仑，人头是也。天谷即人脑之中，乃上丹田也。即自脑中下降，自鼻至上

唇，乃与任合，会于华池。地乃舌底，故人中为华池，是乃理督之成法。

呼则起自华池，顺经重楼，即胸堂。从此达中黄，即中丹田。从此达腹，驻于脐后深处，处曰：气海，即是下丹田。从此达阴跷穴。穴在粪门之前，卵囊之后，乃任督交聚处，是为进任之成法。

盖皆以意导气，由想合道，乃初学通关必用之成法。吕祖曰：“三三通，一半功，神而通之闲巽风。”巽风即鼻息。心静至极，息微若闭，导成胎息之法。道至胎息，乃是三三通后之神功，盖非别有神功也。

学者初事通关，且循吸呼意导入手。关限已通，三田不芜，功加虚极静笃，则此胎息已泯，乃为真息息。息者，止也。功造真息亦息，百脉亦停，六腑五脏，成安咸泰，一点先天乃从此步收得者也。

学人要知曰停曰息者，乃言精细之极，不觉其起其止耳！乃正此气周行一身。全部丹书细微层次，统于此一刻中，周行无缺。丹书所谓夺尽造化之大作用，切莫轻视。如是日行岁事无间，天仙且必成，况其亚次乎哉？其诀不外“二化”、“一还”与“二合”也。今且节节步步，返而又返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《易》：“不远复。”又曰：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活活泼泼，存乎其人。学者念诸。]

问曰：“精气神，后天乎？先天乎？”答曰：“是先天。《心印经》云：‘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；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；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；从无守有，顷刻而成。’岂可以后天有形之物视之？”

故大修行人，炼先天元精，而交感之精，自不泄漏；炼先天元气，而呼吸之气自然调合；炼先天之神，而思虚之神自然走静。先天成，后天化。学者努力修持，方能有验。否则，后天且不保，而况先天乎？”

[参证：先生此答，圣人复起不易其言也。盖此从无守有，是还返之要诀。是以无为万物之母耳！按：此句似将经文“存”字改了“从”字。然存则自然，而从则着意。初学必由从而能存者，故不必从经文，仍改存字，此正先生有意而改，并非误笔也。]

问曰：“既云顷刻而成，又云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顷刻而成，是得药之效也。炼精、炼气、炼神，是渐修之功，火候之妙。”

问曰：“三品大药，皆属先天，金丹即此三药而成乎？”答曰：“三药虽属先天，然无形无象，犹属于阴，不能结圣胎。须得虚无先天真一之气点化方能无形生形，无质生质，而三药变为纯阳矣！”

问曰：“无形生形，无质生质，则圣胎有象乎？”答曰：“是法相，不是色相。法相是相非相。盖一气从虚无中结就，又名阳神。此神聚则成形，散则

成气；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；虎兕不能伤，刀刃不能加；出入无碍，非若色相大患之身也。”

问曰：“有出阴神者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即玉液还丹。了真如之性者，真如性了，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；久之静极神出，顷刻千里，极往知来，但鬼仙耳！无影无形。若欲有形，还要改头换面，来世参访高明，修金丹大道而能之。故大修行人，了得玉液还丹，即修金液大丹，期归于纯阳无阴之地而后已也。”

[参证：闻之先师太虚翁曰：“鬼仙造成，而未脱色身者，知有无上大乘，而进求金液大丹，尚有捷法：但须虚寂身心，泯其气觉，塞其闻见，绝其思虑，一如婴儿未孩之时，专志诚迎无极真一，则此金液大丹，自必旋得。而宛如梦觉一般，拨发自然真火，不武不文，载炼载养；一旦阴化纯阳，天仙可学。”

然须预置有无存亡勿问，遇惊勿惊，遇喜勿喜，湛寂之外，概以梦幻泡影视之，庶得真一常存，后天得因而化。因者，依也，依此无极所降真一也。原此降一，乃属金液之母，能化身明。身阴乃是吾身之三宝，在身曰：先天，在极曰：后天，尚是阴物，法惟依一乃化者也。

然功至此，身中识力，必觉大减，勿因怠惰。其时，始若不支，渐复其初，已而渐入泰安，四肢加旺，神色光润，两目有光。如是，加迎天罡，返照我身真一，则自身一日生。诚持不间，岂仅一元全复，而世财充满。他日缘到，大还丹降，万无沉水入火之虞也。”又曰：“鬼仙成道，不加等等功法，一旦劫临，四大非我有，无舍得安，不欲迁移，另开生面，何可得哉？”先师遗论有此一则，谨为录附此答之后，以补悟元子所未及，学者参证可也。

] www.taoismcn.com

问曰：“世之投胎夺舍，移居旧住，即此阴神乎？”答曰：“不是。真如之阴神，即是元神。以不能了命为阴耳！至于投胎夺舍之流，乃专弄识神，守轮回种子，与大道绝不相关，故出此入彼，生死不息。其异于常人者，不能择住处，不入异类耳！至于明心见性，入定出神，彼安能之？”

问曰：“了性未了命，来世生来迷否？”答曰：“有迷者，有不迷者。不迷者，生来自知性理，又求大丹之事，完成大道。迷者，失其故路，必须明师指点，方能会悟前因。如明时状元罗真人，若非乃翁提点，亦几乎忘之矣！虽迷而犹有宿根在，故一提即醒。若无宿根，虽提不醒。不但能了性者如是，即有志之士，终身学道，未遇明师，死后转生，亦带宿根。一出头来，自知有此一件大事，仍在道中研磨，千方百计，一心好道修行，不爱荣华富贵者，皆是有宿根之人。若无宿根，纵彼孤寡贫穷，艰难百端，甘于困死而不爱入此道也

。”

问曰：“修性者欲完大道，总要再来人世。修命者与天同寿，必不来矣？”答曰：“亦有来者。以术延命之道，非真实大丈夫不能得，非天纵之上智不能行。虽能得之，还要祖上积德深厚，自己功行重大，有无数天缘结聚，方能无阻无挡，顺顺序序，了此大事。倘祖上无德，自己宿根不深，虽能勇往直前；或限于事之未就，而数已尽；或阻于功之方用，而魔障早来；往往有法无财，有道无力，抱道而亡者甚多。然虽未成道，而来去分明，与凡人大不相同。

亦有半功而亡，亦有未半而亡。半功而亡者，再世必系生知。未半而亡者，再世亦必志道。故学道者，须要知得自己有宿根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而一失人身，万劫难也。”

问曰：“生知者，可以不求师而自即能修持乎？”答曰：“虽是行知，还有迷处，不遇明师指点，亦不成道。若遇指点，顿悟圆通，一了百当，下手修为，无不成道者。

吾曾遇生知者有二：一系江苏顾公，一系陇西汪公。顾公以宦途所迷，汪公以利途所迷。虽知而不以性命为重，此其所以迷也。如二公者，必定祖上无大德，自己缺功行，所以牵缠不断，跳不出罗网，来生又不知何如？可不惜哉！后学者，可不及早积德乎？”

问曰：“弟子亦有宿根乎？”答曰：“尔无宿根，焉能闻大道之名？焉能闻大道之说？有宿根，无宿根，尔亦不知。吾有数语，尔自知之。”即说偈曰：“前生尔姓袁，今生尔姓路。姓袁名成德，姓路名我固。此是前后因，仔细认脚步。言下甚分明，早悟须早悟。”

弟子言下大悟，即跪而献歌曰：“悟得前身与后身，他人是我我他人。打开混沌入灵窟，看见原来一点真。一点之真如露电，无头无尾又无面。柱天柱地难思量，恍惚杳冥中有变。幸蒙恩师暗点破，才识这个古董货。眼前就有真面目，何劳别处立功课？”

师徒问答之间，不觉东方发白，大地生光。众弟子各去伺事。悟元子亦独步于洗心亭矣！

后编

先天精气神

紫清翁云：“其精不是交感精，乃是玉皇口中涎。其气即非呼吸气，乃知却是太素烟。其神即非思虑神，可与元始相比肩。”是即所谓元精、元气、元神也。精气神而曰元，是本来之物。人未有此身，先有此物，而后无形生形，无质生质，乃是从父母未交之时而来者。

方交之时，父精未施，母血未包，情合意投，其中杳冥有物，隔碍潜通混而为一，氤氲不散。既而精泄血受，精血相融，包此一点真，变化成形，已有精气神寓于形内。

虽名为三，其实是一。一者，混元之义；三者，分灵之谓。一是体，三是用。盖混元之体，纯一不杂为精，融通血脉为气，虚灵活动为神。三而一，一而三。所谓上药三品者，用也；所谓具足圆成者，体也。不得言三，亦不得言一。学人多不知三而是一，一而是三；或抱元守一，而落于着空；或炼药三品，而失于执相。执空执相，皆非還元妙理。

還元者，即還元精、元气、元神也。若欲修道，先要知此三物在混元中潜藏。离乎混元，便非先天精气神本体；失却本体，不是元物。

《心印经》曰：“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；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；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；从无守有，顷刻而成。”曰恍惚，曰杳冥，曰有无，则为无形之物可知。惟此元精，如珠如露，纯粹不杂，滋润百骸；元气如烟如雾，贯穿百脉；元神至灵至圣，主宰万事。知之，可以延年益寿，长生不老。学者若能识得此三药，则修道有望。

[参证：学者能自混元中体认三宝，自可不误。况已慈示“滋润”等等，无非无之义，了如掌文，足以体得。得而守之，自不落于着空。能省“从无”一诀，自不落于执相。古哲要言，全贵神领，闻而不会，皆足自误者也。读此则而仍执相执空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！]

后天精气神

后天之精，交感之精。后天之气，呼吸之气。后天之神，思虑之神。三物有形有象，生身以后之物。

男女交媾，精血融和，结为胚胎。胎中只有元气，并无呼吸之气。及其十月胎完，脱出其胞，落地之时，哇的一声，纳受天地有形之气，入于丹田，与元气相合，从此，气自口鼻出入，外接天地之气以为气，此呼吸气之根也。

后天之神亦于此而生，此神乃历劫轮回之识神。生时先来，死时先去；转人转兽是这个，为善为恶是这个；生来死去亦是这个；出此入彼，移旧住新，无不是这个。当落地哇的一声，即此神入窍之时也，所以婴儿落地，不哇者不话，盖以无神入窍也。初生之时神气相御，以为后天根本，生长幻身。

至于交感之精，尤系后有之物。在母胎时无此精，初生身亦无此精。及至二八之年，元阳气足，满而必溢，极而必返；阳极则阴生，阴生则阳消；阴气用事，阳气退位；无形之阴，又生有形之阴；肾中窍开，真水亏而欲火潜生；稍有触动，其火上炎，蒸炙一身，激发百骸血脉，五脏六腑津液，尽皆沸腾，上涌聚会于头顶百会穴。此穴乃百脉聚会之处，其气血从此穴下降夹脊，至

肾俞，过后始化而为白，过尾闾达阴窍始泄焉！此精不但生时并无，生后亦无，特气血所化耳！其肾窍不过是出精之门，精何尝在肾也？

所谓交感之精者，因有交有感而有精，不交不感即无精，至于梦遗，亦由感而有；间有不感而遗，是肾虚而血脉不固，邪火催逼而出之，此交感之精之所由来也，当阳极生阴，不但精从此有，即思虑从此而发，呼吸之气从此而暴。

学者需要识得此三者，皆生身以后所有，而非生身以前之物。以生身以后之物，欲保全性命，延年益寿，超出阴阳之外，能乎否耶？学者当三思之。

[参证：谨按：此身三物，古哲惜之，以能还返，则三可返一，后而非后矣！究其功法，不外“从无”两字也。]

先天真一之气

缘督子曰：“先天之气，自虚无中来。”《悟真》云：“道自虚无生一气，便从一气产阴阳。”道光云：“有物先天地，无名本寂寥。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”此皆言先天之气为生物之祖气，乃自虚无中来，为万象之主，天地之宗；无形无象，无声无臭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抟之不得。然虽无形而能生形，无象而能生象。以言其神，为不神之神；以言其气，为真一之气；以言其精，为真一之精，又名真种，又名金丹，又名他家不死方；非后天呼吸气、思虑神、交感精可比，亦非元精、元气、元神可同。

盖元精、元气、元神，在后天则为阳，在先天还为阴。非若先天真一之气，历万劫而不坏，超群类而独尊；生死不拘，有无不立；为后天精气神之根本，为先天精气神之主宰；乃至阳之物，天上之宝，人罕识之。盖此物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落五蕴八识，不在五脏六腑，不在六根门头，不在百骨穴窍，而在乎玄关一窍；有意寻之则着相，无意守之则着空；思之不得，议之不可；本来自有，因阳生阴。走于他家，不为我有。

至人用法追摄，以实形虚，以有形无；激而有象，从虚空中来；采而修之，以阴符阳火煅炼成丹，结就一粒大如黍米，吞而服之；点先天之宝，以无生有；化后天之物，转阴成阳；三尸五贼，尽皆灭踪；八万四千毛神，俱化为护法。故曰：“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。”

迷人不知此先天真一之气，是生物之祖气，是鸿蒙未判之始气，是混沌初分之灵根；或以元气为先天真一之气；或以丹田呼吸之气为先天真一之气；或以抱一守中，为守先天真一之气；或以观空止念，为观先天真一之气；更有一等地狱种子，炼五金八石，采红铅梅子，以为服食先天真一之气；种种歧路，岂足以语先天真一之气乎？

夫先天真一之气，是混元祖气，生天、生地、生人物；其大无外，其小无

内；动静如一，阴阳混成；在先天而生乎阴阳；在后天而藏于阴阳，乃真一而非假一。抱守真一，真一岂可抱守哉？如可抱守，则非真一；而所抱守者，必是假一，观止真一，真一岂可观止哉？如可观止，则一非真，而所观止者，一必是假。至于千门万户，诸多旁门，俱是认贼为子，弃正从邪，并不知真一之气为何物色。无怪乎到老无成，而落空亡矣！

悟元初遇龛谷老人，示以修真大道，诸事显然。惟于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之语，因自己所见不到，模糊十三年之久，阅尽丹经，究未知其端的。后遇仙留丈人，抉破源流，咬开铁弹，言下分明，了然于心；始知虚无真虚无，真一是真一；不于我有，不从他得；不可言象，不可画图，以意契之，以神会之；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；通天彻地，为圣为贤，成仙作佛，皆出于此。若人知得此先天真一之气，则大本已立，其它皆余事矣！所以古仙云：“得其一，万事毕”也。

[参证：得诀以修，头头是道。古仙云：“处处绿杨堪系马，家家门阃透长安。”欲寻真一，诚行自得，但不深造自然，万无幸得之理。盖以悟元子所论之道，是为先天大道，纯以还元为事。苟不置此身心于先天之先，玄关不开。

故按：悟元所示功诀，不造自然，先天不现，而所得不真，果能抱守止观，功从先天之先下手，而深造自然地位，则其全神，已证其一。以一求一，易如反掌，焉有得假作真之弊！

据余所闻，按此所示，其当必戒者——“红铅梅子”、“五金八石”二门。古哲备行，法惟用作种媒，盖有勾玄大妙用也。若作服食用，断非神仙家法，故须力辟。二门之外，门门堪以证果，但当均以从无为则者。从无次序，还当循夫内观、外观、远观；造至空无所空，寂无所寂，然后晋求圣道，打破虚空，则与虚空先天真一，不二不一矣！是为能得先天真一之道，是余得之于太虚先师，且曾印证于鸡足真人者，述以补夫悟元先生所未道云。]

真假身心

今人皆曰身心，只知幻化之身心，而不知真正之身心。舍真从假，无怪乎寿数未尽，而身心早累，形如生人而魂入鬼窟矣！何则？幻化之身，肉身也。幻化之心，人心也。眼耳鼻舌身意，俱幻身之所出。喜怒哀乐爱恶欲，皆人心之所出。六根门头，样样足以丧生。七情妄念，件件能以致死。磕着撞着，便自发作。不至伤害性命者，有几人哉？若以幻化身心为真实，是以贼为子，以奴作主。一旦天不假年，身在何处？心在何处？其为幻化之物也无疑。

至于真正之身，法身也。真正之心，天心也。阴阳五行，法身之所出。婴儿、姹女、木母、金公、黄婆、珊瑚、砗磲、水晶、碧玉、黄金、天心之所生。五性因缘，俱皆成道之种。五般至宝，尽系炼丹之财。采之修之，起死回生

，返老还童。但此法身天心人多不识，所以法身埋没，幻身用事，天心退位，人心当权。以故，生生死死，轮回不息，无有了期。

夫此法身上拄天，下柱地，无头无尾，无背无面，中立不倚。以言其刚，则粉碎虚空；以言其柔，则万化俱息；以言其坚固，则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入金石无碍，虎咒不能伤，刀兵不能加，是命之所寄也。

此天心不垢不净，至虚至灵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以言其静，则无声无臭；以言其动，则至神至妙；以言其形象，如偃月，如仰盂，如黍珠，不色不空，即色即空，不有不无，即有即无，是性之所寄也。

知此身心，以修性命，则了性了命易如反掌。所以古人道：“都来身心两个字，隐在丹经万卷书。”果是幻身人心，明明朗朗，虽愚夫愚妇皆知，何故万卷丹经隐而不言？其所以隐者，必有秘密难言处，岂可以幻化身心目之哉？噫！身心岂易知乎？苟不下数十年穷理功夫，法身不易见，天心不易明；身心不知，性命何修？学者勉之。

〔参证：按：此真身真心，人人具足，迷者失之，悟者自复。古哲授有追摄等诀，或即身以事复，或设媒以引还，所以克复克还者，真幻同出于一，分后分先，辨之极易。

一乃体也，元乃用也；从用则落后，从体则返先。学者体此，则亦孰为体孰为用，论之详矣！其所谓秘密难言者，盖指深耕置种，借假还真，等等摄追妙用耳！然岂外乎身心？但宜辨真幻于此中，则行有指南，头头合道矣！〕

真假性命

《易》：曰：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古仙云：“修性不修命，万劫阴灵难入圣；修命不修性，犹有家财无主柄。”此皆为性命双修而言也。然性有性之理，命有命之理，非穷理功夫不得而知。

特以性有天赋之性，有气质之性；命有天数之命，有道气之命。天赋之性，良知良能，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气质之性，贤愚智不肖，秉气清浊邪正不等者也。天数之命，夭寿穷通，富贵困亨，长短不一者也。道气之命，刚健纯粹，齐一生死，永劫长存，天地不违，阴阳不拘者也。

天赋之性为真，气质之性为假；道气之命为真，天数之命为假。真者先天之物，假者后天之物，先天在阴阳之外，后天在阴阳之中。此真假不同，性命有异。修道者若知修天赋之性以化气质之性，修道气之命以转天数之命，性命之道得矣！

且性者，心之所生。心为神舍，心明则神清，神清则性定，所以道性之造化系乎心。命者，人心之一叩，叩则必应，应则气活，气活为命蒂。人即身也，所以道命之造化系乎身。命属他家，性属我家。先求他家不死之方以立命

，后求我家原有之物以了性。身心不二，性命一家，而性命俱了。

旁门外道不知何者是命，或以后天之气为命，或以肾中浊精为命，或以令为命；不知何者是性，或以灵明知觉为性，或以顽空寂灭为性，或以秉受气质为性；是皆言命而不知命之窍，言性而不知性之宗者也。

何为性？不识不知。顺帝之则即是性；圆陀陀，光灼灼，净傚傚，赤洒洒，即是性；乾遇巽时观月窟，月窟即是性；无欲以观其妙，妙即是性。何为命？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，即是命；恍惚中物，杳冥内精即是命；地逢雷处见天根，天根即是命；有欲以观其窍，窍即是命。穷得此性命，方是知性命；知得此性命，方能修性命。噫！知者且稀，而况修者乎？学者何不早辨之？

[参证：所有性命，盖已和盘托出矣！诚非下数十年苦功，不能了了。]

先后天阴阳

先天阴阳，有无是也。后天阴阳，心肾是也。有无阴阳而无形，心肾阴阳而有象。有者，坎中之一阳，为真阳，为妙有。无者，离中之一阴，为真阴，为真空。阳而曰真，则非假阳可知。阴而曰真，则非假阴可知。有真阴真阳，则必有假阴假阳。真阴阳出于先天，在太极中运用。假阴阳，出于后天，在一身内存藏。假阴阳，身存则存，身亡则亡而有坏。真阴阳出于无形，运于无象而不朽。

盖心肾阴阳，乃父母交媾精血之所化，有气有质，所以随身而有无。至于先天阴阳，从法身而出，乃虚无一气所生，有气无质，所以与天地而长久。此先天后天之别也。

然先天阴阳虽生于先天，一自有身便藏于后天中，所以属于坎离。坎者，外阴而内阳，其外阴即后天之阴，内阳即先天之阳。离外阳而内阴，其外阳即后天之阳，内阴即先天之阴。此又先后之别也。

且后天阴阳只行于一身，顺其造化。子时一阳生，肾中有一阳之气，上升而昼运血脉。午时一阴生，心中有一阴之气，下降而夜运血脉，阴阳迭运，昼夜旋转。人自先天埋藏，后天用事，思虑过度以伤神，淫欲取乐而耗精；精神衰败，暗消其气，气尽则死矣！至于先天阴阳，运于虚空，逆其造化。当活子时到坎中，一阳来复，即进阳火而生育。当活午时到离中，一阴来媾，即退阴符而温养法身，乃至法身成就，十月气足，脱出圣胎则仙矣！此又先后天之别也。

噫！一身后天阴阳，且不能了性了命，彼以男女为阴阳而行邪术者，其罪尚可言欤？学者果于先后天阴阳辨得分明，急求真师印证，庶几有造。倘不识阴阳真假，妄想一言半语即欲窃夺造化，超凡入圣，焉有是理？学者可不三思乎？

[参证：所辩精极，学者宗之，进道有路矣！知于此中推而诚事，却大有作用。而非若旁门，误看近取远取之用，仍于有形有象上立脚之谓也。悟元子谓非一言半语可通玄，正指此中有大玄用耳！然果知于先天之先立脚，自必左右逢源。

先师太虚翁谓：“修至无我，自明三才一物，个自分三，为忘融化。古之至人能以三才为法身，以有无为阴阳，而以真一为无极；有无不之动，动静不之住；湛然寂然，终始如之，为我乃天心。古之至人能如是，学者则之，由暂至常，由勉至安，不亦妙乎？”我师妙论如此。

此可补悟元子论所未及，故述证之。]

内外五行

五行攒而金丹成，金丹亏而五行分，此理之必然，但阴阳有二，五行即不是一。何则？有内五行，有外五行；有天之内外五行，有地之内外五行。天之五行是运，地之五行是气。天之五行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。地之五行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。甲丙庚壬戊为阳为外，乙丁辛癸己为阴为内。寅申巳亥辰戌为阳为外，子午卯酉丑未为阴为内。

独是五行，只是一个，何至有四个？特以五行者，阴阳二气所生。立天之道曰阴曰阳，立地之道曰柔曰刚。天之五行，天之阴阳所化，金木水火土各有阴阳之气，甲丙庚壬戊具有阳气，乙丁辛癸己具有阴气。此天之阴阳五行也。地之五行，地之刚柔所化，金木水火土亦各具刚柔之气。寅申巳亥辰戌具有刚气，子午卯酉丑未具有柔气，此地之阴阳五行也。天之五行主动，而动中亦有静，动中静，即乙丁辛癸己也。地之五行主静，而静中亦有动，静中动，即寅申巳亥辰戌也。以天地全体而论，则天之五行属外，地之五行属内。以天地分形而论；则天之甲丙庚壬戊为外，乙丁辛癸己为内；地之寅申巳亥辰戌为外，子午卯酉丑未为内。此四个五行，内外阴阳之理也。

人身亦然，有天干五行，有地支五行。天干五行者，元性、元情、元神、元精、元气为阴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阳。地支五行者，游魂、鬼魄、识神、浊精、妄意为阴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欲为阳。至于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之阳，胃、胆、三焦、膀胱、大小肠之阴，乃后天有形有象之浊物，又不在四个五行之列矣！惟此四个五行，以法身幻身合而论之，以天干五行而运地支五行也；以法身幻身分而论之，法身以仁义礼智信而全性情精神气也，幻身以神魂魄意而含喜怒哀乐欲也。以上皆天地人内外五行之分别。

五行有相生之道：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；又有相克之道：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；更有生中有克，克中有生之道，生中有克，后天顺行之道；克中有生，先天逆运之道。学者若能知之生

克，识得逆顺，则五行之理了了。

[参证：这篇精理，闲时熟揣，行时体认，一一会悟，了了心目中。习而又习，体而精体，则值忙时偷行，得勿错乱，造至忘时，自得勿背，学者毋得自误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者也。

盖吾辈有生以来，背道违真，个中放收，失规失度，大非若婴儿内局。初起修持，必须置身于虚，立心于寂，勿助勿忘。如是湛寂，无所无时，所谓但灭动心，不灭照心。造至不虚而虚，不寂而寂，然后专一体认，则内所现，尽出先天，只仍一一寂视之。如是久之，现景愈纯，乃可从事维持，酌加去取而无或失焉！

究其始基，必先揣熟斯论，按步持行，节节身体，戒杂住着，不为见乱志，且置功效于勿问；忘时忘日以持，此为要嘱。一身全病悉除，自能步步中规，乃有滴滴归源之妙。学者毋得老声常谈视之。凭你智慧过颜闵，不有真功不入门。先师太虚翁遗论如此。余感悟元子慈肠，故录师示以告同志云。]

内外药物

药物有内外，功夫有两段。修道者，若不知内外二药，如盲走路，聋子听声，终无得手处。何为内外？内药者，一己所有。外药者，他家所出。一己所有者，灵汞是也。他家所出者，真铅是也。灵汞非水银，真铅非黑锡，俱是天生至宝，非世间之浊物。

盖灵汞者，姤女也，为妻主内。真铅者，婴儿也，为夫主外。灵汞虽为天宝，其性好动，见火则飞。不得其铅制之，则必游行无踪，未免真中有假，恩中生害，如世间女子无夫，不免失节。故用真铅制真汞，铅汞相投，夫妻相得，遇火而反有济矣！但此灵汞，一己现有，不待他求。至于真铅，自阳极阴生之后，走于他家，不属于我。必须先寻此物，归于我家，与真汞配合，始无阴差阳错之患。以其铅属他，汞属我，故有内外之名，人我之别。

丹经所谓七返者，即返此真汞之本性；所谓九还者，即还此真铅之本性。至于他家之称，非人我他家之说，是真铅未来，属他外也；真铅既来，属我内也。其所谓外者、他者，因未来言之耳！非真实有他家也。内外之说，亦是此意。

原其生身受气之初，铅汞一气，非有内外之别，并无人我之分；及其圆极而亏，铅汞分为两处，始有人我内外之说。但此铅汞有两义，不可不知。当修还丹之时，取黑铅以制红汞，铅汞相投，结成还丹。此亦内外二药之别。及其还丹结就，又名真铅。以此真铅吞而服之，点一己之阴汞，霎时而干。复用已干之汞，温养真铅，结成大丹。此亦内外二药之别。学者若能得两层内外药，则还丹、大丹之事，可以了了。

[参证：所论内外我他，点极明白。学者知所事矣！乃更慈示两层内外药，尤为难得。以后阶级，从可追寻。慈哉！慈哉！是书之出，道宗之运可重振，未知学者知晋追研否？噫！悟元子所示尚属小还，而大还功诀，不外置此身心于先天之先，引至三才元一，会合一身元一。究其作用，端在“从无”两字。

盖无极而一始现，然非释氏后学所尚之无。是乃极有不有，乃得极无。得而服之，是无也，名曰万物之母，是为三才之根。得此一无，乃为大还。先师太虚翁玄论如此，述以补证斯论所未全泄云。]

大小还丹

《悟真》云：“赫赫金丹一日成。”又古经云：“还丹在一时，温养须十月。”噫！还丹之道，岂易知哉？

盖还丹有小还丹，有大还丹；小还丹名曰：金丹，大还丹名曰：七返九还金液大丹。

所谓小还丹者，后天中返先天，以铅制汞，以水济火，以金公配姤女，以黑虎驾赤龙，以乌龟吞朱雀；以他家之物制我家，还其我家之故物，复其我家之本真，乃还丹之道，所以名曰：还丹，又名：金丹。经云：“金来归性初，乃得称还丹。”者，即此小还丹也。所言小者，仅还其原，复其当年之原本，如亏者而又足，去者而复还。此丹虽还，尚未经火锻炼，一时不谨，就有得而复失之患，故曰小还。

于此再加向上功夫，重安炉，复立鼎，将此还丹温之养之，以至虚极静笃，贞下起元；复运阴符阳火，渐抽渐添，自无而有，自微而著，十月胎全，瓜熟蒂落，脱出法身，是曰大丹。至于别造乾坤，再安炉鼎，子生孙兮孙又枝，为十极大罗真人，不在大小还丹之数也。

世人不知大小还丹之分别，而直曰金丹之道，妄想得师一言半语便欲成功，何其愚甚？其它旁门外道，俱不足论。即就其所得之真者论之，或有知炼己而不知采药，或有知采落而不知安炉立鼎，或知安炉立鼎而不知调和之法，又有仅知小还丹而不知大还丹半途而废者。噫！始则有为，终则无为。苟知始而不知终，欲成大道难矣！学者须原始要终，必无一毫之疑惑而后可。

[参证：论中重在安炉立鼎，古哲原亦如是。鄙见以为世财不充，原始已难，况要终乎？是以太上慈开置种假幻一门，以授律宗，始则致元以固法，继则迎一以结丹，何等堂皇！何等自在！

若如悟元所论，原是要妙。然或世财未充，鲜无不至沉焚者也。况无夙植，不得幸遇乎哉！余故为述所闻，以补斯论所未备；且此原始要终，必启诽谤；欲令学者无疑，万不可得者也。]

运用吉凶

《悟真》云：“祸福由来互倚伏，还如影响相随逐。若能转此生杀机，反掌之间灾变福。”又云：“须将死户为生户，莫执生门号死门。若会杀机明反复，始知害里却生恩。”盖以金丹之道，先要识得吉凶之理，而后可以进退随时，运用由心。否则吉凶不知，是非罔辨，贸然下手，则必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，非徒无益，而又有害矣！

何为吉凶？以药物而论：方生则吉，已过则凶；西南为吉，东北为凶；无神为吉，识神为凶；元精、元气为吉，后天精气为凶；真身为吉，幻身为凶；天性为吉，气性为凶；道心为吉，人心为凶。

以采取而论：水火相济则吉，水火不济则凶；金木相并则吉，金木间隔则凶；先天化后天则吉，后天贼先天则凶；急缓迟速随时则吉，文烹武炼失度则凶；衰多益寡则吉，弃正从邪则凶；杀中求生则吉，生中带杀则凶。

以还丹而论：有人有己则吉，有我无人则凶；情来归性则吉，性去随情则凶；集义而生则吉，义袭而取则凶；龙虎不伤人则吉，神气而散乱则凶；他家之阳来则吉，我家之阴凝则凶；自剥而复则吉，自起而垢则凶；坎来而离迎受则吉，彼到而我不待则凶；以铅制汞则吉，以阴消阳则凶；药足温养则吉，持盈未已则凶。

以大丹而论：龟蛇蟠绕则吉，龙虎相争则凶；结丹一时则吉，混沌七日则凶；同心侣伴则吉，外来客邪则凶；防危虑险则吉，水冷火炎则凶；固济牢封则吉，失误觉察则凶；胎完脱化则吉，未完急出则凶。以上皆内外二丹吉凶之理，必须节节透彻，事事精详，方可下手。更有“剥”之硕果，“复”之灾害，“泰”之命乱，“否”之后喜，“夬”之无号，“姤”之含章，“既济”之终乱，“未济”之晖吉。凶中有吉，吉中有凶；吉凶不定，变化无常。

倘知之不真，即行之不当，毫发之差，千里之失。若于运用吉凶处打通消息，真知灼见，进进退退，急之缓之，损之益之，无不随心所欲，步步得力也。

[参证：所论极精，学者慎毋忽。然有极简妙诀，果能念念清和，自造无上乘者。盖如悟元子论，尚属地仙家法，琼琯先生所谓“其法繁难不易成”者是也。若余所述，乃是天仙家法，所谓“以身为铅，以心为汞，以定为水，以慧为火。”究其火候，以中以和而已，既无卦义，又无斤两者。

悟元子不之述，故为补述如此。学者更能于先天之先立脚，而以“清和”两字理此身心，自能造致中和地位，一无流弊焉！先师太虚翁玄论如是云。]

前后炉鼎

《悟真》云：“先把乾坤为鼎器，次搏乌兔药来烹。既驱二物归黄道，争

得金丹不解生。”又云：“偃月炉中玉蕊生，朱砂鼎里水银平。”观此，则知炉鼎为修炼之首着。若无炉鼎，药自何收？丹自何炼也？但炉鼎非外面铜铁泥土之炉鼎，亦非闺丹女子之炉鼎，乃道之大造炉，威光鼎。

古人以乾为鼎，坤为炉。盖取乾阳健，坤阴顺之义。乾鼎坤炉，即是阳健阴顺也。所谓偃月炉，珠砂鼎，亦阴阳健顺之义。言偃月取阴中生阳之义，言珠砂取阳中有阴之义。阳健阴顺，阴济阳而阳济阴，方是修道真正之炉鼎。若舍阴阳健顺四字，而别求炉鼎，则是行邪道而非正道矣！

但炉鼎亦有分别，有还丹炉鼎，有大丹炉鼎。还丹以乾坤为炉鼎，乌兔为药物。大丹以虚无为炉鼎，一气为药物。此还丹大丹之分别。然还丹中更有坎离炉鼎，不可不为早辨。盖此炉鼎最为紧要，若不知之，虽有乾坤炉鼎，而金丹未可遽结。

何则？偃月炉，真火所生之处。朱砂鼎，真水所生之处。知此炉鼎，以水济火，水火同宫，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，自然结为至宝。此宝一结，复入于虚无鼎炉，运动天然真火，无质生质，无形生形；神全体就，脱出圣胎，并虚无炉鼎，亦无用矣！

至于向上一着，别有炉鼎，非可于语言求者。噫！“鼎鼎原无鼎，炉炉亦没炉。身心两个字，举世皆糊涂。”

[参证：通篇玄论，至显至明。末后点出身心两字，苟非亲授口诀，那知向上一着。悟元子既已直泄，学者自当领悟矣！

曰乾坤，曰坎离，曰虚无，而于偃月点曰：“真火所生之处”，于朱砂点曰：“真水所生之处”。又曰：“知此炉鼎，以水济火，水火同宫，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，自然结为至宝。此宝一结，复入虚无鼎炉，运动天然真火，无质生质，无形生形，神全体就，脱出圣胎，并虚无炉鼎亦无用矣”云云。悟元子盖已和盘托出，复又点曰：“不外身心”，则其所谓向上一着，别有鼎炉者，直是迎一化元，元随一化，身心虚无，绝无分别。古哲所谓粉碎虚空这一着，有何鼎炉，有何火候哉？

悟元子知之悉矣！故曰：“鼎鼎原无鼎，炉炉亦没炉”云。究其功法，还自“有无均不立，动静一般持”，故能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耳！]

内外火候

古仙云：“真火本无候，大药不计斤。”《悟真》云：“纵识朱砂与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作丹。”此皆为火候而发。

后人不知古人立言之意，或执“真火本无候”之语，不流于寂灭，即落于忘形；或执“不知火候也如闲”之句，不疑于子午卯酉之时，必惑于采取年月日时；亦有因语句矛盾疑惑而不深究者。噫！古人立言各有妙旨，虽立言不一

，而其意皆同。

所谓真火本无候者，言真火本无一定之时候；遇阳生之候即进阳，遇阴生之候即退阴，不是言火常运而无候也。

所谓“不知火候也如闲者”，言运火而必有一定之候。炼己待阳，阳生即进火之候，阴生即退阴之候，非言时日之死候也。“本无候”，“须知候”，同一机关，所以《入药镜》云：“一日内，十二时。意所到，皆可为。”此言十二时中皆有阴到阳到之候，意料其到遇阳即进阳，遇阴即退阴；阳到阴到，皆是可为之时。言下分明，何待细辩？

但火候不一，有内火候，有外火候；有采药火候，有炼药火候；有合丹火候，有结丹火候；有温养火候，有脱丹火候，有服丹火候；有结胎火候，有脱胎火候；有修性火候，有修命火候，有文烹火候，有武炼火候。火候居多，总要知其分数爻铢，止足老嫩之候，随时运用，不使有毫发之差耳！噫！月之圆，存乎口诀；时至子，妙在心传；火候之妙，岂易知哉？

今人不知火候最细最微，执古人“一言半语便通玄”之句，直谓一无可说，一无可传。殊不知一言半语之妙，乃真师附耳低言，指示一点天机之秘，而非言传火候也。

世间一艺一技，且有多少法则，而况性命大事，岂能一言半语了悟乎？学者何不三思。

[参证：开示极细，的是地仙家法。若余所闻，贵在知时识候。时知候识，则进退合度，应文应武，自不失宜。个中之维持调护，只在学者。

灭动不灭照，机现自觉；随机分处，致之中和；念不偏胜，捷在转瞬，绝不费事。第非虚极静笃，流入莽荡昏迷，则时至不知，机现不觉，足大害事。果能用志于寂，置心于虚，不照而照，一灵常存，何时之或失，机之或蒙也哉？

苟遗斯诀而他求，纵得洞悉卦爻等等，诀繁条琐，适足紊扰，万难保无毫发之差殊也。是于太上正宗，一概扫除，专一致虚致一为体，亦以“中和”、“清和”为用。南宗陈、白二祖，盖尝印证于律宗钟、吕老师者。故陈讥《悟真》一书“运心不普”，而白题紫阳像赞，亦有微词，所谓“带些铅汞气”者是也。然须熟揣所论，步步节节中精义，息心体会，至再至三。个中精义了了无遗；加之虚极静笃，而一灵存照，则时至必觉，机现必知；等等火候，何难中式合规哉？律宗大旨专一还返先天，造至中和，不失心传而已。

至谓一言半语，乃属真师附耳低声所示之秘，恐启后学猜疑，流入左道，学者审之，盖非的论也。况据鄙见，儒宗“一贯”，亦只一句。此盖学到垂成，一点玄悟，是亦至理。即或附耳低言，必系学者师前危坐，机理有阻，现

于形色，师知就示，不可高声，声高则惊之故。何尝存有密示之意？学者不可错会。是有关系之文，余故不敢不为申说云。]

他家我家

《悟真》云：“休施巧伪为功力，认取他家不死方。”又云：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。”此皆指示先天药生之处。后人不知古人秘谛，见他家、家家字句，或猜为女子，流于闺丹之术，忍心污行，作孽百端，入于禽兽之域者，不可枚举。彼乌知先天之气从虚无中来者，安可于有形有象中求之乎？

夫人秉先天之气，借凡父母之精血而有身，则人身即有此先天之气矣！但此气日生夜长，阳极必阴；乾宫之阳走于坤宫，于是乾虚为离，坤实成坎。曰离者，离去其阳也；曰坎者，坎陷其真也。阳陷于阴，不属于我，故曰他家。

《悟真》云：“要知产药川源处，只在西南是本乡。”西南者坤方，乃阴极阳生之处。子野云：“药出西南是坤位，欲寻坤位岂离人。分明说破君须记，只恐相逢认不真。”此人名曰：不死之人，又曰：真人。古仙云：“若要人不死，须寻不死人。”这不死人，即他家不死方。曰我家者，我之真阳离去，所以离为我；曰他家者，我之真阳为阴所陷，所以坎为彼。因有坎离之分，故有他我之名。他我之名是就阳未复来言之耳！果若阳复，则他即是我，我即是他，只是一个，无有两样。

《黄鹤赋》曰：“效男女之生，必发天机而作。”泄天之机曰效曰泄，是就世法而泄道法，非言男女，即道中之他我。后人不知古人立言妙义，直以他家为外面之他家，作禽兽之事，败坏教门，求其来生为人而不可得，尚欲望仙乎？

夫丹经凡言彼我者，以阴阳言；凡言主宾者，以运用言；凡言颠倒者，以招摄言；凡言有无者，以动静言；凡言龙虎者，以性情言；凡言铅汞者，以浮沉言。要之，总不外乎阴阳二字；究之，不外乎性命二字，然实不外乎身心二字也。彼世间孽根罪人，未明圣贤大道，以女子为他家，以首经为至宝，以梅子为长生药。是非修圣道，实是谤圣道，当入拔舌地狱矣！

噫！家家有之而非自家所有者，盖其用之不可见也。若欲求之，大要法财。必于神洲赤县者，以其见之不可用也。用之不可见，见之不可用；一身尚且无，他人岂能用？内里既不见，外边更何求？此中秘密，苟非精明阴阳，深达造化，识得先天真一之气者，安能知之？

[参证：悟元子示，直破万重黑暗，有功玄学非细。惜于不死方“方”字，不离人“人”字，未为确切点明。悟元乃信古者，其过，盖缘古哲；秘隐太过；所谓运心不善，泄而不泄，遗误后学。此吾张祖三遭天谴之由，而世误谓

妄泄所致，以被斥于驻世至人鸡足道者矣！道者曰：“《悟真》所谓不死人方，按即达摩之‘神洲赤县’，《道藏》所称‘大赤天宫’。子野所谓‘岂离之人’，乃即‘大赤天人’，故曰：真人。”

按：斯天宫，乃为人元之本位。人元既亏而复，自应于斯宫求之。盖斯宫也，以身而论，位不离乎心腹，则书所言，达摩所访，悉皆符合矣！且以理论，人则荷乾而履坤者。坤之方位，先天之坤在正北，后天之坤在西南。古哲盖以人元倚于坤者，故曰：坤方不死之人。

又按：《法篆》亦以乾为天门，艮为地户，巽为鬼路，坤为人门者，学人不可以悟乎？其说出自律宗，述以补证斯论之未泄。]

真正首经

《悟真》云：“白虎首经至宝。”又云：“铅遇癸生须急采。”此皆言首经为先天真一之气也。白虎属西方，为兑金。首者，先天祖气。经者，常行之道。

先天祖气藏于坎中，为阴气所陷，不能自出。兑之少女，有坤宫真土，代母用事，能发坎中之阳，以归于坤，而现首经，即初三偃月，又曰：天地之心，又曰：先天之气，又曰：真铅。以其积阴之下，静极而动，阳气初复，为先天祖气所行之常道，故曰：首经。所谓首经者，以体言；所谓铅遇癸生者，以用言。

夫铅者，王水也。壬水清，癸水浊。壬水一生，如露如珠，难得易失。当其现象，急宜下手。若稍有缓，癸水即生。癸水一生，则王水潜藏，落于后天，不堪用矣！采王水，即是采真正首经。此经先天而生，后天而存，生天、生地、生人物；顺之则死，逆之则生；为仙在此，为凡在此。本来仙凡无异，因阳极生阴，乾中之阳走于坤宫；乾中虚成离，坤中实成坎；先天乾坤变为后天坎离，而真经于是潜藏矣！

大修行人以法追摄于一个时辰内，还此真经，锻炼成丹，名曰：金丹；吞而服之，返老还童，长生不死。可知金丹即是首经，但未炼则谓首经，已炼则谓金丹。金丹、首经，一而已矣！非有两也。

后世迷人不达祖师妙旨，直以十四岁之女子首经猜之。噫！首经是首经，非圣贤至清至洁之经，乃凡夫至浊至污之经耳！夫经者，径也，径即道也。衞字从首从彳从止。彳止，即动静之气。气之首，非首经乎？然则道即首经，首经即道。是首经也，无形无象，无声无臭；拟之则非，议之则失；不可画图，只可神会，非浊血之经可知矣！

至于五千四十八黄道之说，乃阴极生阳，先天来复之秘，而非定十四年也。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，其余八日归于何处？盖五者，土之生数。千十者

，土之成数。四者，金之生数。土属坤。金属兑。自兑至坤，阴极生阳。西南得朋，月现庚方，非首经乎？八日者，八日兑上弦，金水平分，阴阳相和，正在黄道之中，乃阴中生阳，阳气经行，归于中道，非五千四十八黄道乎？且八日者，七日之多一日。天地以七日而来复。当阴极阳生，七日复而八日经行，增长归于中道，正合五千四十八黄道之说。又八日者，三五相合。三五合而阳气纯，一气浑然，中立不倚，如十五之月，光辉圆满，正行天地之中，亦合五千四十八黄道之说。七日复，八日弦，三五合一，总是静极而动，阳气经行之首上着脚耳！

祖师立言奥妙，大有关系，岂可以人间十四岁女子之首经妄猜哉！至于十四岁女子之首经，乃是阳极生阴，非是阴极生阳。盖血属阴，经血通，即是阴生之所发现者，何得错认经血纯浊之物为先天至清之气乎？

《悟真》云：“竹破须将竹补宜，抱鸡当用卵为之。”《参同》云：“同类易施工，非种难为巧。”盖我之先天有伤，必用我之先天补之，方是同类真种。我之性命不固，仍以我之性命接之，方是同类真种。若失自己本来原物，而寻他人之物，岂是同类真种乎？夫人各有性命。人之性命不能与我，犹我之性命不能与人，此理不辩自明。果男子得女子之首经而能成道，何以女子得男子之精而不能长生？果男子修道而用女子，则女子修道亦必用男子矣！此理又不辩而可知。

吾劝同道者，速把孽坑填平，急将两眼睁开，分其邪正，辨其是非，积德立行，以为长久之计，甚莫在迷城里作生活，漆桶里寻明珠也。

[参证：快哉斯辩！如老吏之定爰书，一字不可移易。取以悬诸国门，孰敢道一否字？即此一篇文，定必升作神仙领袖。惜其于同类真种上，眼界不开，开示不大，想于虚空一功，未经真师彻授耳！

盖人与地天并列为三者，同属先天真一所生。若以同类而沦，三才还是一气，一而三，三而一者，纵因此身阳极而亏。古哲谓竹破竹补，不向三才生处追寻，果于何处求复？此理昭然，则当念念不舍真一；以一索一，如心使身；一自降充，破补何难？但人自昧，一味顺流而逐末，不知返本還元，以致阴长阳消耳！悟元子既知还返妙义，何不廓其慧力，朝斯夕斯，身为世唱？先以身试，身阴尽则身阳纯。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；由勉而安，由安而得；无见小，无欲速；由刻而时，由时而日，由日而月，由月而年，何必另寻功法？

山河大地，莫非鼎炉；蠢动含灵，莫非药物。如何采？如何结？如何烹炼，温之养之，成之蜕之，至于粉碎虚空而止？悟元子俱闻命矣！行为世唱，不亦快乎？莫谓德行未巨，尚有三尼医世书在，大可并行而不悖者。噫！自好若悟元子，而学问造至此。宇宙虽大，求如悟元子心德，岂有二三种子哉？驻吐

神仙，乾隆嘉庆间，驻有几尊而悟元子不得一遇。不解真不解，识此聊以自警云。]

伏炼九鼎

《参同》云：“惟昔圣贤，怀元抱真。伏炼九鼎，化迹隐沦。”又古仙云：“伏气不服气，服气须伏气。服气不长生，长生须伏气。”此丹经要语，后人不知其义。事服食者，用九鼎炼药。作闺丹者，度九女而采气。噫！九鼎之旨岂铁鼎女鼎哉？若猜疑为铁鼎女鼎，是将祖师渡世之天梯，变为邓都之路引矣！岂不可悲可伤？

夫所谓伏食者，乃伏先天之气，以实其腹，而非服饵金石草木之谓。所谓九鼎者，乃金丹九转，纯阳无阴之义，而非炉火换九鼎，闺丹用九女之说。

夫先天之气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抟之不得；如露如电，来无踪，去无影，难得易失。至人以实形虚，以有形无；攒年至月，攒月至日，攒日至时；于此一时，夺三千六百年之正气，回七十二候之要津，伏此一点先天真阳，入于造化炉中，凝结为圣胎，是曰：伏食。结胎以后，运天然真火，煅尽余阴，露出乾元面目，修就金刚不坏之物，名曰：九转大丹，是云：伏炼九鼎。此身上事，从虚无中结就，并无男女等相，不干气质皮囊。故古仙云：“鼎鼎原无鼎，药药亦无药。”其所云炉鼎药物者，是借炉火烹煎之象，形容修炼金丹之法，而非实有炉鼎之说。

夫金丹者，太极也。太极中含一气，一气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；动极则必静，静极则必动；阳极则必阴，阴极则必阳，阴阳互为其根。四象、五行、八卦、甲子，万象万物即于此生矣！此造化顺行之道。若欲尽性至命，则必夺造化，转生杀，逆五行，颠倒气机，复还混沌之一气，完成太极之本相，岂有形之炉鼎能炼乎？

所谓煅炼金丹之说，即完成太极之旨。太极者，圆成之物。圆极必亏，故借修持以保全。太极本无亏，因阴阳而有亏。欲全太极，先调阴阳。阴阳混合，一气运转，复还当年浑然太极本相，是曰：采药炼丹。因其药欲混化，故名混化药物者为鼎。因其药欲煅炼，故名煅炼药物者为炉。因其煅炼成真，经久不坏，故名之曰：金丹。其实鼎炉金丹，皆假名托象，显露消息耳！名象尚且无，更何有女鼎炉灶之秽行邪事耶？

噫！“自从会得长生诀，年年海上觅知者。不知谁是知音者，试把狂言着意寻。”

[参证：辩极通明，有功玄学之作。是有旋乾转坤妙义，其入手在篇首古仙云云内。诀中诀在篇末四句偈，而中旨作法，乃在化迹隐沦。究其所事，怀元抱真而已。

盖元乃一之元，一乃元之主。元无一则散，一无元不存，是于怀元而抱真也。抱真化元，是为功法，个中妙用，隐有借假返真之义。

所谓那么不那么，不那么却那么，而实无那么，乃为两边事一齐了。如是知音，德圆乃遇，千古同慨。]

玄关一窍

经云：“道法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要知些子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”特以此窍乃至玄至妙之关口，生死在此分，圣凡在此别；为古今来，祖祖相传之秘密，非等闲猜量而知。后世学人不遇真师，或认口鼻，或认眉间，或认凶门，或认百会，或认咽喉，或认夹脊，或认尾闾，或认心窍，或认黄庭，或认丹田、关元、气海，凡此等类，皆非玄关一窍。

夫玄关者，无形无象，岂有定位？不色不空，焉有方所？若以方所定位目之，则为有形有象之物，即不得名为玄关矣！盖此窍不着于幻身，亦不离乎幻身。不着幻身者，非一切有形之物。不离幻身者，非可于身外求也。既非身外物，又非身内物，则必有不内不外者存，是特有机机焉！

所以古人不敢笔之于书，而又不肯秘而不言，喻之曰：生杀舍、玄牝门、龙虎坛、龟蛇窍、戊己门、生死关、刑德门、阴阳户、众妙门、希夷府、仙佛地、性命窍、元神室、虚元穴、威音国，等等异名，无非明此一窍。紫阳云：“此窍非凡窍，乾坤共合成。名为神气穴，内有坎离精。”此语，天机大露，其如人不能识何哉？

悟元子今不惜两片皮，重为祖师传神写影，发其未发，泄其未泄，以神会之，以意契之，而告同人曰：“此窍，样如蓬壶，外小而内大，深不可测，非圆非方，黑白相符，幽明相通。其门高五丈，阔四尺，有门两扇，一开一阖；左有青龙蟠，右有白虎卧，上有朱雀飞，下有乌龟伏；恍兮惚兮，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真人居焉，名曰：谷神，号曰：长生寿者，日食黍米粥，夜饮鸿蒙酒；有时唱清平，有时紧闭口；一呼则窍门开，一吸则窍门闭。故《道德经》云：‘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’乃生天、生地、生人之孔窍；成圣、成佛、成仙之家乡。安炉立鼎在此，采药烹炼在此；结丹在此，脱丹在此；有为在此，无为在此，始终功用总在此。但此窍在四大不着之处，在寂寥虚无之境。有意求之不可，无心求之不得。修行之人，须要将此一窍，先当追求，真知灼见，方可下手探取天宝。若不知此窍，纵辛勤干般，劳苦万状，终无进益处。学者可不自勉自力，尽心穷理哉！”

[参证：谨按：斯辩，揆之师传。悟元子之见，揣自书中未经真师印证者。其病根凭书体窍，志在灼见真知，中毒已深。个中三尸，乘间布幻，故有高阔阖开色声等等幻景。自学自昧，妄以取证诸书；自信真灼，可以下手，不知已

入棘夷绿瓮罗刹迦洞矣！当时若遇真师一喝，令置此心于先天之先，寂而又寂，惟存一觉，则不落于枯灭。

遇有有无无，无际无所，真真幻幻，隐现于中，吾则以气机处之，则所现所隐，自各还返，吾则总以审得湛寂玄景南为真为正，凭他时时新，局局变，吾只寂视寂体，不造混穆而仍湛如者。惟不可出定，则凡所谓生之采之，烹之炼之，或结或圆，或温或养，造成造脱造化，一一体之自然，而略加维持，毋任偏胜。此惟从“念中无念”一诀入手，是为玄关开后作用。方其未启之际，总惟置此身心于先天之先，由勉至安，自得开现，不劳追求。古哲所谓追求者，乃是追返先天之谓，并无拟议于其间也。平时一着拟议，临行必有幻景厉现。悟元子中病，正在平时阅书体拟所致。故其自述一节，学者不可率从。

要知曰关曰窍者，不过说有此步，并无关窍具也。所谓关也者，有阻之之一义。窍也者，得通得容之义耳！学者知于先天之先立脚，而又深造自然，目前玄况即是窍中玄况，何劳追求乎哉？先师太虚翁论如此，蓬头张真人、泥丸李真人、鸡足黄真人、赤脚李真人，立论印证皆如此，谓此玄关开无方所，景无定景。若使开有方所，景有定景，亦不得名玄关矣！

盖此玄关，前包亿亿万年，后包亿亿万年。个中玄理玄境，微尘之细，无有或遗；触而应现，捷如影响。得入与否，即在机触之际；或后或前，均不得入也。故古哲修持要诀，端自虚极静笃上定审动静之启机。若或妄感，关亦妄应，大有关系存焉！机可妄动乎哉？古哲以此关窍，无理不备，无境不具者。学人已克不净，净不造至自然，玄关真境，自难幸入者也。

余述至此，慨然叹曰：“惜吾悟元子，昔未闻也，是有大关系，入道成道之能否，全看此窍之是否？余敢不为补述乎？”

此则述竣，悠然而寐，不知所之。始而星月横空，既见远山如画，邮亭枕流。登而睇之，平波万顷，月印湖心，一舟泼刺而来。问：“渡否？”三问不答。若会其意，释履而登。舟子曰：“可矣！”既登，乃巨舰也。波浪大作，舟巨不至覆。浪平，已抵岸。斯时，已置身于无何有之乡，是故，浪作不之惊，波平不之喜。舟子颇然之。于是相登岸而履未曾释。

余不自异，舟子亦大然之，且曰：“若然，子固知事玄关者也。”语毕，岸非岸，乃一净居也。后有峭壁，下有一池。有童自外入曰：“有客。”出迎乃吾悟元先生科头蓝褐，率侣四五，两黄冠、三长老随一白衣人，由竹径登坡。见余即拜，礼甚恭。余答拜。及起，一无闻见而醒，漏已三下矣！是乃应感之妙义，但不知舟子之为谁？爰识此以参云。]

天罡消息

《参同》云：“循斗而摇光兮，执衡定元纪。”三丰云：“运转魁罡斡斗

标，锻炼一炉真日月，扫尽三千六百条。”修真之道，须要知得斗罡消息，方能逆施造化，扭转乾坤，规弄阴阳，而不为阴阳所规弄也。

天罡者，乃北斗第七星，一名破军，一名摇光，一名标星；系北极之权臣，执生杀之衡，握造化之柄，运五行，推四时，生万物，为列宿之领袖，运气之枢纽。其任最重，其功最大。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，亦具此天罡之气，主宰生死，掌握性命，其功与天上之斗罡无异。知此者生，昧此者死，但此罡星有先天后天之分，不可不知。

后天之罡星，日行十二经络，融通一身血脉。炼罡气者，以人罡合天罡，内外一气，以避百邪。究之顾外失内，虚而不实，未益于彼，先伤于我。

至于先天之罡星，与本来主人，相亲相爱，君臣一心，并行不悖。乃至元阳一破，先天入于后天，背主求荣，结连外寇；始而护我性命，既而伤我性命，犹虎奔而寓于西，绝不相顾矣！何则？罡星所坐者凶，所指者吉。因其不指于我，而指于他；指于他，则生气在他，杀气在我；杀之不已，则我之性命倾矣！

大修行人求他家不死之方者，正以求取罡星所指之生气耳！取气之法，总不离乎罡星。罡星坐我家，则生气在他家；罡星坐他家，则生气在我家；是必移罡星坐于他家，方能有造。移罡之法，亦无难处，只要将他脚跟一扭，即便翻身回顾，归家认祖。

这个天机不着于声色，不落于空寂；不是自己有，不是身外求，现现成成，明明朗朗。世人遇而不识，每每当面错过。所谓“破军前一位，誓愿不传人”者此也。不传人者，非真不传，恐传之匪人，鬼神不容耳！不容者，以其此事为天下希有之事。得之者，生死自主，性命自由，天地不能役，阴阳不能拘；非大忠大孝者承当不起，非大贤大德者载负不得。君子得之固穷，小人得之轻命，而非一切旁门外道所可揣摸其一二。

噫！悟之者立跻圣位，迷之者永劫沉沦。“金蛤蟆，玉老鸦，认得真，是作家。”其如人多不识罡星何哉？

〔参证：按：此一论，学者当诚奉作宝则，乃是天神深秘之道。悟元子慈泄乃尔，余为学者佩感无涯。知而诚行，三尸自灭。余闻四十有九年矣！欲泄之未之敢者，恐遭谴耳！

昔吕祖还丹三成而三失者，为未得此一诀。及得崔公《入药镜》，复又证诸钟祖，始敢用天罡。密受律宗以世守，是为《太上心传》。得此一诀，古哲暗合而已。

举世学人但知返照，岂知即是扭转罡星一诀乎哉？所谓“民可使由，不可使知”也。今而后学者得有指南矣！岂仅还丹可结，已可藉以克尽。先师太虚

翁曰：“玄学步步无魔，全仗扭转天罡一诀。”得而体之，乃即回光之返照云。先生泄之，余故窃为学者庆幸焉！]

生杀刑德

《阴符经》云：“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。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人发杀机，天地翻覆。”《道德经》云：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然则杀虽伤生而亦能卫生，刑虽伤德而亦能成德，只在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耳！

夫人自有生以后，秉气质之性，受父母精血之气，加之识神历劫之尘，生平积习之污，一身上下尽皆阴气盘旋，只有一点阳气秘在形山，隐而不现。古人所谓“四大一身皆属阴，不知何物是阳精”者是也。但一身虽阴，若未交后天，犹是先天用事，不能为害。大智者于此防危虑险，固济真阳，不为后天阴气所侵，则直超彼岸，而刑杀之法，无所用之。所谓法以除弊，无弊则法莫施，此刑杀之所不用也。

至于先天潜藏，后天用事，阴气俱发，通身是病；有已发者，有未发者；有历劫生根者，有现劫生根者；有出于天者，有出于人者；古怪百般，魔障万样。使无抑阴扶阳之法，化邪归正之术，则阴气日长日盛，必至消尽其阳，倾丧性命，是刑杀之所必用也。

刑德生杀，四者相需。盖刑所以成德，德所以用刑；杀所以卫生，生所以救杀。倘只刑而不德，杀而不生，则刑杀过刻，必至和气有伤；倘只德而否刑，生而无杀，则生德无威，必至客邪潜入。是生杀两用，刑德并行，斯无意外之患，不测之忧。夫刑杀者，所以化阴气；生德者，所以保阳气；阳气盛而阴气自退，阴气消而阳气自固。生杀刑德，岂小补云哉？

修行人若明得刑德枢纽，知得生杀运用，则刑之德之，生之杀之；刑中有德，杀中有生；用刑以保德，用杀以扶生；逆来顺去，缓急进退，无可无不可矣！

[参证：刑德生杀，采取烹炼温养，所必凭以致功者，斯论已详。而于如何得知得行。尚奉述及。盖有致知致得之诀存焉！其诀惟何？操持照顾四法而已。四法谨备，机兆必觉，不为气化混蒙，则刑德生杀得当，而丹道乃圆。是命学之大关键，然非性学淳者，鲜不棘手。]

上德下德

古经云：“上德无为，而无以为。下德为之，而有以为。”又云：“上德者以道全其形，下德者以术延其命。”是皆言上德下德身分有别，而作运亦不同。

盖上德者，体全德备，乾阳未伤之人。未伤者，是未伤先天之阳，非是未

破后天之身。当乾阳具足之时，纯粹至精，浑然一气，五行攒簇，四象和合，宝物佳珍，件件俱全。若无保全之法，则必阳极生阴，圆极即亏。知之者急求明师口诀，不待阴生，即用以道全形之法，运天然真火，炼尽一身阴气；用六而不为六所用，以成后天之功；阴尽阳纯，长生不死矣！

若夫下德者，自阳极阴生之后，先天已散，五行各分，四象不和，诸般宝物皆失。若以无为之道修之，犹如鼎中无种子，水火煮空铛，济得甚事？是必窃阴阳，夺造化，后天中返先天，则当年故物，方能无而复有，去而又来，还我一个完完全全家当也。还其原物，命基已固；别立鼎炉，行无为之道；温养圣胎，十月气足，脱出法身，与上德者同归一途矣！

后人不知何为上德，何为下德，乃直曰精漏者为下德，精全者为上德，何其谬甚？夫交感之精，系后有之物，浊中之浊，岂可以此为凭证乎？至于十六岁破身之说，乃言“二八一斤，阳极生阴，阴生后而精生。”是就阴阳定论，不就岁数定论。如就岁数定论，世有十六岁而精通者，亦有未至十六而精通者，尤有过十六岁而精通者，此又何说？可知上德下德不在后天上讲究，而在先天中分别。先天全则为上德，先天亏则为下德，方是定论。更有不明大道之流，乃曰：“命为重，性为轻。”或曰：“性为重，命为轻。”皆非也。

夫性命必须双修，功夫还要两段。上德者不待修命而即修性，性了而命亦了。下德者必先修命而后修性，了命又必了性。了命者有为，了性者无为。有为无为之道，为上德下德者下手而设。若到大道完成，不但有为用不着，即无为亦用不着。至于向上一着，别有妙用，又不在有无之列。

若学者不知上德下德之说，而即求有为无为之旨，岂能知真有为真无为乎？不知真有为真无为，不但性不能全，命亦不能保。性命之所以然处，全在上德下德处分别出来也。学者可不讲究乎？

[参证：论辩极精，古人罕道，非身体力行，穷究数十年，不知辨也。

窃按：精漏未漏，致功有难易。方其时到阳生，功到交媾地位，童男值之，但觉遍体酥麻而气机向上。其曾漏者，气机易以向下。向上者不化精即化气，故安稳。若一向下，念触凡趣，则必直注玉茎，大危大险。此亦至情，极宜急行兜勒，后透尾闾上升，乃可无漏。无如人心至活，气极至灵，行到此步，倘真童耳闻心知有此交媾一事者，念自及茎，气则立注。

余于童身时，曾漏三五次者。此正悟元子所谓先天有伤，其伤在耳闻心知之际，其精未漏，其窍已开，一经功到念动，立有此变，是亦天机之有顺行之理耳！

今世童子不知此行者，十无一二。故即童子进修，亦宜令其于阳生之时，即向后穿后透；不废塞艮一诀，则阳自留炉多不抵男根，截其出路，此为要

着。不幸犯漏一次，求其下次不犯，极难极难矣！余自九龄入道，行至十一岁而大漏；后几成弱，废功不行，命乃保，可不惧哉？爰补赘此，以告同志，且余更有所闻，今古丹书未经分晰者。

先师太虚翁曰：“闻诸圣师泥丸氏云：“上德下德之说出自老子，而《参同契》所云与古丹经所引，引同而义异者。古经所引，其分别在无以有以，是贴上乘下乘而引者。《参同》所引，其分别在无为有为，是贴部位上，作用有不同。古经所引，考与《清静妙经》义略同。《参同》旧解有贴气质而说，有贴学业而说。吾师嵩山二五老人谓：契经但讲丹道，而其口诀乃在上德下德，上开下开等句，是贴一身部位而言，与《道德经》经义不同云云。”

小艮氏今核悟元子所辩，似贴《参同》旧解说法，均属正论。后学取以合参乃妙，故并述于此。]

有为无为

《悟真》云：“始于有作人难见，及至无为众始知。但见无为为要妙，岂知有作是根基。”此修真始终作用之法。

后人不知有作是何说，或子午运气，或转运河车，或心肾相交，或任督相会，或聚气脑后，或气冲顶门，或调呼吸之气，或炼交感之精，或肘后飞金晶，或摇骨而摆髓，或吞日月之精，或服云霞之气，或炉火而炼金石，或御女而取闺丹，或炼天罡之气，或聚五脏之精……如此类者干有余条。虽道路不同，而执相则一。以是为有为之道，失之远矣！

[参证：所辟种种，洵非大道，尚属可行，而谓失远，盖有为也。据余所闻“内惟炉火与御女”虽亦古法，而五脏柔脆者，万不可服金石；色身不化身外无身者，万无御女得益。二门以外，得诀不真，然亦慎毋身试。先师遗论如此。悟荒子俱辟之，盖亦谨慎焉耳！]

不知无为是何说，或守黄庭，或思囟门，或思鼻端，或观明堂，守脐下，或思夹脊，或观空，或观心，或止念，或忘形，或默朝上帝，或鉴形凝神，或思神出壳……如此类者千有余条。虽用心不一，而着空则同。以是为无为之道，错之多矣！

[参证：所述种种；除鉴形思神二门不可学外，余皆可因讲道，但不可执此为大道耳！先师遗论如此。]

夫着空执相，皆是在臭皮囊上作活计，破插袋上用心思。彼乌知圣贤之道，不着于空，不执其相，有不空不色者在乎？

[参证：所辞是也。若知是用假以返真，则便是修真正路矣！学者须当会悟，方不负作者一片婆心。]

所谓有作者，非强作强为。盖人自先天埋藏，性命不固，若不得裁接之法

，返还之道，焉能延年益寿，完成大道哉？有为者欲还其所已去，返其所本有，此系窃阴阳，夺造化，转生杀之道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鬼神不能知，蓍龟不能测，人焉得而见之？人不得见，则非一切执相之事矣！

[参证：所论是也。然要知三关九窍不通，血气有阻，治病不暇，而遐远作栽接乎？古哲所示种种，正为修此大道张本。若不为此而然，则为臭皮囊上寻活计矣！焉得不辟乎？]

所谓无为者，非枯木寒灰之说。盖以真种不能到手，须假法以追摄之。既已到手，则原本复回，急须牢固封藏，沐浴温养，防危虑险，以保全此原本，不至有得而复失之患。

[参证：所论极是。然要知真种之失，失由中扰。既已假法摄归，可不急事止念观空等法？况夫内观、外观、远观，出自《清静妙经》，止念之旨，吕祖不云乎“大道教人先止念，念头不止亦徒然。”然则止念观空等诀可辟乎？悟元子辟之，盖辟夫“枯灭”为道者也。]

及其身外有身，神通广大，至诚前知，孰不知之？始则求其他家，终则保其我家，方是有为无为，知始始之，知终终之之妙旨。岂一切执相着空者所能窥其涯涣哉！学者若遇明师，先求其有为之道，后求其无为之道，更求其有无不立之道，则修为之事，方能大彻大悟，不至有头无尾，半途而废也。学者须宜勉之。

[参证：论至此，学者可以知其所以宜辟矣！以彼所事者，知此昧彼，故斥其“执”与“着”也。悟元子盖亦深知金丹大道，岂能就授？亦必先付理气通关等道，然后续付追摄還元等等作用。灵元复，理必戒止念。从事观空，引罡返照，则所复不失；而牢封妙义，即在其中；而非执有执无，所能造致者，不辟不能悟。此又所以立辩之苦衷也。学者可不体认乎哉？]

子午卯酉

古经云：“不必天边寻子午，身中自有一阳生。”又云：“冬至不在子，卯酉诚虚比。”则是子午卯酉无一定之时，无一定之方。其所谓子午卯酉者，亦因理而强名之。

盖一阳生为子，一阴生为午；阳与阴合为卯，阴与阳合为酉；在时为阴阳之生旺，在方为阴阳之中正；是以阴阳而定子午卯酉，非以子午卯酉而定阴阳。故当阳气方生，急须进阳，不可使阳气消耗，故曰：子时进阳火。当阴气方生，急须退阴，不可纵阴气增长，故曰：午时退阴符。进阳而至于中正，则阳气平和。此时宜休歇，须当以阴济之，庶无刚而过躁之患，故曰：卯时宜沐浴。阴退而至中正，则阴气平顺。此时宜止息，须当以阳济之，庶无柔而过懦之失，故曰：酉时宜沐浴。三丰所谓“遇子午，专行火候。逢卯酉，沐浴金丹

。”者，正是此意。

后世旁门外道之流，不得真传，皆认天之子午卯酉之时；或子时守肾，午时定心，卯酉静坐；或冬至养阳，夏至抑阴，卯酉二月无为。噫！此乃天之子午卯酉，与我何涉？

夫天有天之时，我有我之时。人秉天地之正气而生，一身即具天地造化，自有阴阳，何须求天地之阴阳？若求天地阴阳，不过是后天有形有象之阴阳，岂能复我先天至阳之气，超出乎后天阴阳之外耶？后天阴阳，皆顺行造化，有生有死。若执后天而修，终在五行陶冶之中。有时四大解散，一灵难留，未免又移他地，别寻住处矣！独是子午卯酉，非可于身中求，亦非可于身外求，大抵在于虚无求之，方有着落。

盖阳生者，非身之动，非心之动，非肾之动，亦非眼耳鼻舌之动，乃坤中孕震，后天中先天发现之谓。阴生者，非神之昏，非气之浊，非精之发，亦非色声香味触法，乃乾下藏巽，先天中后天忽来之谓。至于阳进而归于中道，乃先天复其半也；阴退而归于中道，乃后天消其半也。进阳火，退阴符，阴阳相当，大小无伤，两国俱全。

天地至中至正之道在是，圣贤精一执中之道亦在是。学者若能穷究到此处，修真窍妙，可以了了土其如人多将此四时错认，而不细心穷究，何哉？

〔参证：慈哉！斯示也。竟将身历玄秘和盘托出，寿诸梨枣。古哲所未能泄也，悟元子竟乃尔。可为后学焚香顶礼，谢天谢地；整肃衣冠，望空稽首；再申虔谢，以告得见是书者之幸。〕

噫！《阴符经》“天人合发之活子活午”，万卷丹经曾泄否？吾律宗天仙戒授，乃口口相传，悟元子且以寿诸梨枣。自刊之后，是乃天授，道宗之运转矣！得是秘者而敢傲忽乎？

《天律》有言曰：“傲忽真诀，削其灵根，塞其玄窍。有不告戒而授受，殃及九祖。”岂可忽之？吾师太虚翁曰：“师告勿听，师勿与罪。受者凛之，慎毋轻褻。”余以是书鲜泄所秘，敢不以告同志云。〕

生死有无

《易》曰：“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”《阴符经》曰：“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”此皆言生死之根，有无之窍。学人不达此理，皆以有呼吸之气谓生，无呼吸之气谓死。噫！以此为生死有无，差之多矣！殊不知人之生死，虽不离乎呼吸之气，而其根源，并不在乎呼吸之气也。

人自有生以来，内藏先天精气神，以养法身；外得后天精气神，以长幻身。及至二八之年，后天用事，先天退位，顺行造化，阳气渐消，阴气渐长，而生死之根于此立矣！自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；阴气旺而阳气衰，正不胜邪

；一日之间，千生万死；忽而阳气尽，阴气纯，其不归于大化者谁哉？至于婴儿孩提，犹未交于后天而夭死者，是特所奉先天不足，阳气不生，日久自散耳！

惟大修行人知生死之关，明有无之窍；于生身受气之初，逆施造化，窃夺阴阳；既能扶阳气渐生，又能抑阴气渐化；更能使阳气长生而不死，阴气长死而不生。所谓死中求生，无中生有者，此也。

古仙云：“识神生复死，元神死复生。”又《悟真》云：“须将死户为生户，莫执生门号死门。”这生门死户，不在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在精神魂魄气血，不在五脏六腑，不在百脉三田，而在四大不着，太虚空谷之中，明明朗朗，现现成成。但人不下肯心，为世事所扰，为恩爱所牵，为财色所迷，以故当面不识，遇宝空过。果是个中人，认定这个门户，稳着脚步；于生我处还其元，于死我处返其本；黑中生白，雄里怀雌，长生不死，有何难哉？

但所谓生者，生其真身；死者，死其幻身。幻身刁<死，则真身难脱；真身不生，则幻身不死。生死不并立，真幻不同途。非若旁门外道，以幻身生死为真，以真身生死为假；以先天虚无之气为假，以后天呼吸之气为真也。

学者欲了生死，先穷其生死之理。生死之理既明，则能长生不死，则能无生无死。修道至无生无死，方是了却生死。庄子所谓“摄精神而长生，忘精神而无生”者是也。知生死知到此处，齐一生死，有无不立，大道可成矣！

[参证：谈道谈到此，世有几人？非不知也，不肯言也。吾师太虚翁不论亦已，论必彻底。恐误后学，故不敢讷。]

先后坎离

经云：“别有些儿奇又奇，心肾原来非坎离。”此中秘密，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不知者言。盖先天造化，无形无象，不着于有，不落于无；无形而能生形，无象而能生象，何得以心肾为坎离也？

夫心肾者，乃后天有形有象之物，不但不是先天坎离，而并不是后天坎离，乃后天坎离之滓质耳！

所谓真坎离者，以水火言之，坎为水，离为火。然水中有真阳，火中有真阴，真阴真阳乃乾坤健顺中正之气。故曰：“坎离者，乾坤之继体。”

本来阴阳一气，因先天太极一分而阴阳出。阴阳一出，乾与坤交；乾中之阳，走于坤宫；坤中之阴，入于乾宫；乾虚而为离，坤实而成坎；于是先天乾坤变为后天坎离。离者，离去其阳也。坎者，坎陷其真也。离卦外阳而内阴，阳失其实，则外阳必系假。坎卦外阴而内阳，阴陷其真，则外阴必系假。阳亦不纯，阴亦不真，此后天坎离也。

然虽外阴阳不真，而阳中所藏之阴为真阴，阴中所藏之阳为真阳。真阴藏

于假阳中，真阳藏于假阴中，此后天中所藏先天之坎离。

先天后天皆不关乎心肾。后世学人不但不知先天，而并不知后天，只认心肾坎离为真，或以男女为坎离，大错大错。夫人之坎离，犹如天之日月。天之日月来往，推运四时，生长万物。人之坎离动静，调和神气，卫持性命。天之日月并无方所，人之坎离岂有定位？但人自交后天，顺行造化；假者用事，真者潜藏：先天为后天所蔽，不能自出。以故有生有死，不能长生而不死。

惟大修行人知得先天坎离，又识得后天坎离；于后天中返先天，于常道中行仙道；取其坎中先天真阳之气以填于离，取其离中先天真阴之气以归于坎；则坎离后天之阴阳，亦浑化而返其真，仍是乾坤相合，阴阳一气，太极圆成之物，“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常似醉”矣！

古仙道：“一点阳精，秘在形山，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。”则心肾无阳精，不是真坎离，又可知矣！

至于先天大道，尤有借阴以藏阳，借阳以退阴之坎离，别有秘密，不在先天后天之列。噫！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坎离岂易知哉？

[参证：议论精确。能知领会个中功诀跃如也，深得古人授受之妙，岂仅震聋豁瞽已哉？]

炼己筑基

吕祖云：“七返还丹在人，先须炼己待时。”紫阳云：“若要修成九转，先须炼己持心。”《参同》云：“初正则终修，干立未可持。”然则欲修金丹大道，非炼己筑基不能。

独是炼己筑基为是两事，乃是一理。筑基不在炼己之外，炼己即在筑基之中。非炼己之外再筑基，筑基已毕又炼己。所谓炼己者，以用功言。所谓筑基者，以固气言。炼己纯熟，则还丹可望；筑基坚固，则神室稳当。炼己筑基岂小事哉？吕祖三次还丹，炼己不熟也。紫阳半夜风雷，筑基不固也。二公者，乃神仙中之耳目，教门中之领袖，功夫不到犹不方圆，而况他人乎？

何谓炼己筑基？己者，私欲也，有我也，有己也。基者，实地也，根本也。人之所以不得成道者，因其有我有己也。一有己我，私心满怀，不能脚踏实地；千魔百障蔽塞灵窟，步步阴滞，事事糊涂；六贼猖生，七情朋党，丧其良心，伤其真性，摇动本命，神昏气浊，无往而非妄念邪心，尚欲进德，修业以成大道，能乎？否耶！祖师教人先须炼己筑基者，是欲人在实地上下功夫，自卑登高，由浅及深，用渐进之功也。

夫人自有生以来，幻身带父母精血之气，藏历劫识神之阴，又受后天五行之气；内外纯阴，只有一点阳精隐而不现；正不胜邪，邪蔽其正。若非将内外阴气锻炼退去，阳精如何返出？此炼己筑基之功，不可缺也。

试明炼己筑基之要，惩愤窒欲，炼己也；心灰意冷，炼己也；忘情绝念，炼己也；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炼己也；不贪名利，不恋声色，炼己也；损己利人，虚心请益，炼己也；众善奉行，诸恶不作，炼己也；志念不退，勇猛精进，炼己也；主心一定，至死无二，炼己也。牢固阴精，不伤神气，筑基也；全身放下，物我皆空，筑基也，以天地为怀，以万物为体，筑基也；幽隐不欺，暗室无亏，筑基也；虎咒不怕，威武不屈，筑基也；生死不顾，疾病不忧，筑基也。炼己筑基两不相离，能炼己，即可筑基；能筑基，即是炼己；归到实处，炼己筑基，一而已。若能炼己筑基，功夫到时，还丹可结，大丹可修，噫！筑基时须用橐龠，炼己时还要真铅；炼己筑基，岂易事乎？

[参证：此则，乃成道之玄律。学者谨铭之心，刻刻不间，行住坐卧，每刻心中字字默诵一遍，方克持守。细体“筑基用橐龠，炼己要真铅。”慈哉！斯示也。

据鄙见，玄关窍不开，真功没捉摸。天铅积如山，取毋遗橐龠。非橐取数穷，有龠采归柜。欲完大道基，功只有慎独。]

内外侣伴

经云：“混沌七日死复生，全凭侣伴调水火。”又云：“托心知，谨护持，照应炉中火候飞。”特以修持大道，全要侣伴相应，而后可以有为。倘侣伴不当，或无侣伴，一己孤阴，动必有凶，何能窃阴阳而夺造化乎？夫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三人同志，仍以防危”。侣伴乃性命所赖，道德所藉，修真者始终不可或离者也。但侣伴不一，有内侣伴，有外侣伴。

外侣伴者，知音道伴，乃生死相托，患难相扶；有善则劝，有恶则规；同心合意，彼此资益，共修大道者也。

内侣伴者，乃西南坤方不死之人；负刚烈之气，具正直之体，抱果断之才；掌生杀之权，握生死之柄；除邪扶正，赏善罚恶；转祸为福，逢凶化吉；内魔不得生，外魔不得侵；所以护性命运造化者。在神为灵官，在宿为天罡，在方为金星。

大修行人以此为侣伴，同心合意；托以性命，则性命可全；委以造化，则造化可逆；开天门而闭地户，留人门而塞鬼路；用杀机而求生机，颠倒阴阳直有可必。故外之侣伴或可以无，内之侣伴决不可少。倘内侣伴一失，则性乱命摇，心迷神昏，先天失而后天发，出生入死，魔障百端，无所不至。故修道以结同心侣伴为第一着。

但同心侣伴人最难识。其本体无形无象，无声无色，无背无面；恶化则为夜叉，善化则为菩提；变化无端，隐显不测。人皆当面错过，不肯认真，因此日远日疏，与我隔绝。若有知音者忽的寻着，结为同心，行住坐卧，须臾不离

；更有得外侣伴，共相劝勉，内外共济，还丹大丹俱可成就。

但内侣伴固难，外侣伴亦不易。苟非有大功大行，大福分大缘法者，不能两全。修真志士宁失其外侣伴，不可无内侣伴。内侣伴所以成法身，外侣伴所以护幻身。法身事重，幻身事轻。长春真人云：“病即教他病，死即教他死。至死一着，抱道而亡。”即此轻幻身重法身之谓欤？学者可不知乎？

[参证：所论，乃道宗至秘之文。即其剖示内侣伴，分有虚实两法，是皆为得天宝而设。一言得自坤方，一言得自知音。坤方之来，来自虚空，然无媒种，何由感至？则此媒种为之内侣亦可。

然按余闻，以为外侣者，知音侣伴，直是眷属。而古哲用以为媒，勾致无形无象之至宝，以为大丹丹主，育化真元，故亦名曰外侣。惟如丁、许、裴、李四大古仙所聚者，乃为内侣焉！是于又设外侣以护之。个中作用：第一，世财致充。第二，克己无缺。第三，寻觅外护法。用磬鱼分省他我，遗有致调陈法，是概用磬以省阳，用鱼以省阴者。当其交与化也，用鱼用磬，不先不后，不疾不徐，调至极和为主。此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余按：悟元子论，似精似详，然尚有混淆，且多未述，想但得其名，而未闻其说者。即其所述味之，乃因知音侣伴悟入坤方求宝者也，故有宁无外侣云云焉！原夫求宝坤方一诀，法用置种设媒，个中火候，全凭外侣审报无差者。

先师太虚翁云：“凡夫感致之物，有元有一。而元有浊清，一有先后。元清则静，元浊则摇。推其所自，清则自先，浊则自后也。欲辨后先，全凭一己。外侣不得与焉者，个中至要，全在自己学问。世财充足，学问到家，方能辨识先后；世财充足，方能直受无妨。至如火候之当否，虽可自主，古哲恐有差失，故立致委外护一法，以有得失死生关系存焉！”先哲口授如此，而悟元子及于此节不之重，则于虚空感致一宗，个中功法未必全闻也。

至夫尘世知音，洵岂易得哉！秦皇汉武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而不得之。达摩尊者，中印梵王王子，中印国土不小，而远求于震旦赤县乃得。千掌和尚驻世千二百载，不遇而逝。此非宿世结有证助奇因，而时又适值，万难凑合者。是不犹泛海求珠乎？舍坤方可求不求，偏欲于茫茫尘世冀遇。余无如千掌寿算，达摩福德，故以知音尘侣一门，记惟俟夫世之大有宿缘者踵而行之，不敢阻亦不敢劝。

学者要知坤方是即道言之‘大赤天宫’，释言之‘神洲赤县’。世传神洲赤县是汴梁，附会之言，不足为据也。吾真师鸡足黄真人谓属太极中之无极。无极无定位，而元有定名，曰天元、曰地元、曰人元。吾处三才之中，形没归地，神升附天者，盖以有形有象耳！是言后天则然也。吾身之得生，非此后天之形神也。先天元一尽乃各归其类。故有归地附天之说。若然，吾之先天元一

亏失，自当求复于人元。人元为人先天，而安充于无极之中。古哲名此元为坤方人者，以人倚坤而立也。原此人元说有则有，说无则无，动静虚实，生死亦然者。人能有若勿有，无若勿无，动静语默，一能如之，已合先天本体。从而一志求复求充，立得充复，捷若响应。自必油然灌注，是为志尽人道，满愿克成之妙法。”真师口授又如此。]

尽心穷理

《易》曰：“原始反终，故知生死之说。”孟子曰：“始条理者，智之事。终条理者，圣之事。”盖圣贤大道有始有终，有本有末。知其始，明其终，究其本，穷其末，方能从头至尾，大彻大悟，有往有利。倘一事不明，即一事有迷；知之不真，即行之不通。学者必须穷其理，而后可以行其理，致之力行，缺一不可。

其理为何理？即天地造化之道也。造化之道有体有用，有始有终。其间阴阳迭运，消长互变，变化无端，然其最要处，总在一气，一气总不外乎虚无。这个枢纽子非空非色，非有非无；不可有心求，又不可无心得；难描难画，难思难议；顺之则生人生物，逆之则成仙成佛；性命于此寄，生死于此出；悟之者立跻圣位，迷之者万劫沉沦。

穷理者，即穷此理也。穷透此理方能行得此理。但此理有火候，有工程，有权变，有迟速，有急缓，有收放，有隐显，有方圆，有盈亏，有止足，有等等作用。先须明其道，次要知其法。道法两用，性命双修，方是无上一乘之道，乃脚踏实地之道。脚踏实地之道，须要循序渐进，不得躐等而求。

何为循序渐进？积德立行为第一着，炼己筑基为第二着，以铅制汞为第三着，铅汞相投为第四着，温养还丹为第五着，大药发生为第六着，服食金丹为第七着，凝结圣胎为第八着，以汞投铅为第九着，抽铅添汞为第十着，防危虑险为十一着，胎完止火为十二着，九年面壁为十三着，脱胎出神为十四着，乳哺婴儿为十五着，别安炉鼎为十六着，神化不测为十七着，打破虚空为十八着，以上皆道之要着，圣功之全能。

果能于此等处，认得清白，打得透彻，有始有终，力行不怠，性命可了。但世上学人，认假不认真，不肯尽心穷理，轻视性命；未曾入门便要升堂，未尽人事便想仙道；自己不出一力，便要他人真宝；略不如意，稍着苦恼，即便退步，半途而废，委之无缘；如此举止，何能近圣贤门墙？

夫圣贤之学，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。其理精微，其义幽深，蓍龟难测，鬼神莫知，非一言半语可以了悟。苟非下数十年穷理死功夫，不能揣摸其一二；非积德立行，勇猛精进，一意不回，不能感动乎真师。若个丈夫，以性命为大事，夙夜不懈，极深研几，穷神知化；有时苦尽甜来，福缘忽到，磕着撞着

；将往时无头无尾，一切疑团，如冰消瓦解，始知得生平心思不是错用。

可叹世之学人，不思性命之事为何事，不推性命之道为何道，糊涂学道，糊涂修道，妄想一步登天，立地成圣，无怪乎为盲师时师所误，而终在鬼窟中作生涯也。试观世之一技一艺，亦必细心久学而后成，况此生死大事，为天下希有之事，岂能容易而知乎？

昔我仙留老师，初在蜀川参学，来往于白石归清之间十有余年，未得究竟。后到汉南，以师事红沟道人，其志愈坚，其行愈苦，八九年间，总无会心处。后游甘肃皋兰阿干镇，得逢余丈人，机缘相投，始明大道。以仙留老师志诚学道，功行异人，落魄江湖三十余年，方能闻得香风。彼一切痴迷汉朝学而欲夕得，昨学而欲今得者，何其愚哉？

吾劝同道者，立不朽志，存长久心；除妄想念，重性命事；穷造化理，死心踏地；一层层剥进去，一层进一层；直剥到道之骨髓处，方见得大地尘沙尽是珍宝；信步走去，头头是道；大彻大悟，通前达后；一往无前，何患性命不了，大道不成乎？

[参证；学知尽心穷理，自克原始反终，是知行并进之学。知之者心，行之者身，知行并进，身心不二，是为脚踏实地。能自第一着，实实体返体还，玄关自开。玄关一开，金丹大道修复，不落虚妄。而致开之诀，端自克己第一着始。克己功法端自净心除妄始。从此死心踏地，一层层剥进，直至剥到道之髓处，始知真妄本无相，念妄则妄，念真则真，真妄之现，现于动念。古哲故以动念处为玄牝。

盖阳曰玄，阴曰牝。金丹之道，修返纯阳之义。然而阳极则阴生，欲使个中无阴，无是理也，古哲修之，一归于真而已。是以日生日返，融归于一。斯一难名，强名之曰：窍。然则所谓学入关窍者，学归于一，毋使阳散阴泛焉耳！生一日返一日，学问岂有涯岸哉？故古仙云；“元始天尊，开辟至今，无刻不采取，无刻不烹炼”者，则知元始天尊无刻不事返还也，故无生老病死苦。

谨按：《修真辩难》全部，阐发古哲欲发未发处，数不胜数，有功玄教之作。惟于玄关一窍，篇中节去自述一段，乃为完璧矣！学者要知一身关窍，各有真幻二气，是即《易经》所谓“一阴一阳之为道”者是也。玄门所重，在于感应。真感则真应，幻感则幻应。感应从类，其理如是。若然，彼家我家，亦各具有真幻二气者也。古哲事空事寂者，志在克己以全真也。至道真源，不在气机之隐现，而在隐现莫测。心不之摇，念不之动，乃为全真。以真感真，玄关乃开。开真，则所现所隐亦真。隐现既真，则取炼还返无妄，而得效亦真。

盖此玄关一窍，上包过去，下包未来。个中真妄，各随类感。随感随应，神祇无得暂阻。有此要妙，古哲鉴之，是以致功玄学，首以克己为第一着。

悟元子取此篇作全部关束，深得古人著书宗旨。学者慎毋以有一节之失，乃置全书于高阁。悟元子之失，正是智者千虑之一失。余为参证，乃正愚者千虑之一得。余学问较之悟元子，岂仅小巫大巫已哉！是余真实语，笔以告夫同志云。]